

長篇技擊創作

力

還珠樓主作



2

新
型
長
篇
技
擊
創
作

力

• 還主樓主作 •

正氣書局出版

新 型 長 篇 技 擊 創 作

力

(2)

目 次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桃源莊····· | 一 |
| 二 | 獨鬥羣狼····· | 一〇 |
| 三 | 忍辱····· | 一八 |
| 四 | 暗林中的警告····· | 二九 |
| 五 | 最難測是女人心····· | 四三 |
| 六 | 兩心如一····· | 六一 |
| 七 | 墜歡難捨枉斷腸····· | 七四 |

新型長篇
技擊創作

力 (二)

還珠樓作

一 桃源莊

換

這是經由秦嶺入川，鄰近官驛的一所村落，村中人民先前祇有李陳兩姓，聚族而居，下餘還有幾家，都是佃戶樵夫，和往來川陝兩省，販買藥材的人們，地名桃源莊，姓李的祖上，原是明末義士，晚年避亂，由當地經過，遇見大雨，山洪阻路，住了一個多月，水還未退，閑時無聊，附近閑遊，無意之中，發現當地，泉甘土肥，襟山帶水，出產甚多，寄居的小村，地勢頗高，前臨黃牛坂官道，背倚崇山，森林甚多，村前清溪縈繞，雜花盛開，景物天然，越看越愛，一時興起，停了下來，仗着所帶人多，個個武勇有力，水退以後，便率衆人，斬草伐木，開闢田畝，當年便有成效，過了數年有一陳姓老友來訪，見當地雖是秦嶺中間的一片高原，不特土地肥沃，形勢天然，妙在溪流甚多，左近更有兩條瀑布，莊前平原，廣達千頃，既不怕旱，又不怕潦，祇消多用人工，地利無窮，簡直取之不盡，即便遇到幾年一次的山洪暴發，仗着莊前不遠，有一絕壑，和幾條洩水的山溝，不特田土不會淹沒，反更豐收，多看到好些奇景，天時又極晴和，秦嶺多雲，更多草木鳥獸，終年白雲如帶，橫亘山

腰，搖曳林樹之間，時見珍禽奇獸，出沒森林之中，端的世外桃源，仙境無殊，忙與商量，移家同隱，又招了好些人來開墾，傳了幾世過去，人丁越旺，爲了智力不等，勤惰各殊，性情良懦強暴，也各不同，漸漸分開，各自爲政，彼此面和心違，互相算計，把一個財富相等的好好村聚，鬧得成了仇敵，內中兩個奸滑強橫，工於心計的，利用村人，互相嫉視自私心理，再一操縱其間，分別傾陷，坐收漁人之利，始而不過仗着機智狡詐，做那損人利己之事，漸漸弱肉強食，逐年吞併，成了雄長，越發夜郎自大，惟我獨尊，加以山高皇帝遠，祇管任性妄爲，無人敢於過問，不特平日養尊處優，荒淫酒食，仗着財勢，爲所欲爲，並還養下許多打手，欺凌善良，村民稍不遂意，立遭鞭打，甚或慘殺，全都敢怒而不敢言，這時李陳兩家，因受惡人離間陷害，已全衰落，全村田業財富，均把握在一個土豪手裏，名叫秦亥，年已六旬，人稱秦十太爺，祖上原是一個破落戶，因隨李家入山，仗着心思靈巧，初開闢時，分得了大片田地，立下基業，到了秦亥這一輩，正趕村中人家，子孫不和，從中播弄，把村人田產用種種心機，侵蝕過來，舊主人反到成了他的佃戶，有那不堪虐待的，忽然醒悟，集合同族，當衆痛哭流涕，詳言利害，和所受的苦痛，無奈大錯已成，無可挽回，幾經密計，想起黃牛坂對面山野中，還有大片山地森林，離開祖宗墳墓又近，當初祖上，原以率衆開荒，創此田業，祇爲子孫不肖，受人愚弄，才有今日，與其受人惡氣，不如拚吃上兩

三年苦，去往對面開荒，好夕落個自由自在的安閑歲月，議定之後，便託土豪至親陳建去和秦十商說，彼此上輩，都有交情，請放衆人一條生路，除祭田外，所有殘餘田畝房舍，全都奉送，祇請把各人的牲畜農具帶走，從此兩不相識，陳建雖是土豪至親，人却比較豪爽，又是秦十妻弟，說話頗有面子，秦十仗着人多勢衆，兄弟秦業，又在川省做武官，威風越大，把村中各家田業，吞併了十之七八，意猶未足，正想以前所用腥賂，對方已不上套，好些村民，有的還不清賂賬，逃亡在外，有的由自耕農，變成佃戶，當年受那壓榨欺凌，祇剩下有限數十家，內有一半，雖已成了自己佃戶，但都壯漢，團結力強，惟恐激出事變，不敢過於強迫，正打算用什方法，分別除去，一聽這等說法，先覺這般人較有志氣，又均強健多力，留在左近，仇怨太深，難免不是後患，既一想，自己這面人多，那片荒地，草樹繁茂，不易開闢，陳建又在一旁力勸，勿爲己甚，隨口答應下來，第二日，雙方對面，又定了好些苛刻條件，對方全都忍受，不久便遷移過去，此是十年前事，那爲首的一個名叫李誠，年紀甚輕，弟兄二人，因其爲人誠厚勤儉，自奉甚薄，出生時，家中田產，多被秦家侵佔過去，剩下幾畝薄田度日，仗着天生多力，對人誠懇，遇見公衆的事，多是他挺身出頭，有人爲難，不問敵我，祇一開口，必以全力相助，因此最得衆心，這殘餘的幾十家，能夠苟延殘喘，少受好些欺壓，便由於此，這次衆人，寧甘捨棄殘餘田業，跟他開荒，也由於平日信仰

之故，知道他如不在，更難保全，故此一經痛哭陳情，一聲說走，全都跟去，秦十初意，李誠日後，必是他的對頭，誰知李誠到了對山，以身作則，終歲勤勞，不消兩年，居然排除萬難，開闢出足夠衆人衣食的田畝，又養了好些牲畜，居然又是豐衣足食，隨去的人，全成了小康之家，加以患難之後，這三數十家人，通力合作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各盡所能，日子過得十分安樂，輕易也不到桃源莊去，秦十先防對方報仇，年月一多，見無動靜，眼看對方，越過越好，漸漸生出妒忌，眼紅起來，加以手下游手好閑的教師打手，都愛當地天時地利，各把家眷接來，全莊共祇數千畝田地，覺着自己祇佔了大半，平日服用豪華，再往後去，難免不夠分配，新村地勢雖然較差，但比本村廣大，便想侵吞過來，據爲己有，礙着李誠智勇雙全，人數雖少，禁不住都能拚命，早就聲言，趕人不上一百步，我們已然讓你，祇要兩不相犯，從此相安，再如有人，欺凌暗算，定必拚命，屢次要下手，俱因李誠，不大好惹，臨時中止，這年李誠，忽然得了奇疾，村中無什良醫，勉強捱了數月，實在痛苦難當，經人勸說，去往成都求醫，一去便沒了音信，行時，再三告誡村衆，說土豪狼子野心，乃子秦迪更凶，有我在此，還好一些，我這場病，不知何時才能全愈，回轉故鄉，我去之後，務要謹慎應付，即便對方，欺到頭上，我未回時，不可理睬，有事等我回來再說，又把兄弟李強，喚到面前，暗中囑咐，方始起身，李強比時，年祇十七，幼喪父母，三歲起，便受長兄教養，

十分友愛，平日不多說話，體力却甚強健，李誠最愛這個兄弟，行時，背人談了兩三夜，把自己所耕十餘畝山田，連同耕牛農具，一齊交與同村的人，代爲照料，說我向不願人坐吃，兄弟年幼，一個人決弄不來，我又生有怪病，必須出外求醫，我走之後，可令我這兄弟，專代你們牧羊，換碗飯吃，病如能好，自會回來，否則，所留田地，須等他年長成家之後，方可交還，李強自不捨得兄長遠行，先要隨去，李誠執意不允，說我此行吉凶，實不可知，你年紀尚小，和我一路，祇有累贅，連日和你所說，當已知我用意，我如能好，不久自可相見，否則，再過幾年，你也磨練出來，正好爲這般苦人出力，跟我在外飄流，有什意思，李強年紀雖小，却生着極健強的體格，乃兄文武兩途，俱都來得，從小便教他讀書練武，爲人處世之法，加以天生異稟，智計過人，比起乃兄，還要沉穩，先聽兄長這等說法，慨然答道，哥哥常說，人須磨練，才有成就，把我留在家中，爲將來全村的人出力，固是應該，但我從小，便蒙哥哥撫養，今當遠別，不能隨同服侍，容我送上一段，出山之後，再行分手，有什相干，李誠執意不從，末了聲色俱厲，李強雖知哥哥心志，去處却未明言，覺着哥哥不是這樣性情，好生奇怪，表面應諾，暗中窺探，也未向人提說，後被李誠看出，着實說了一陣才罷，李誠所得的病甚是奇怪，不發時，和好人一樣，一經發作，便胸頭作惡，周身酸痛，臥床不起，好得也快，由移居新村不久得起，先是每年，祇發兩三次，因其體力強健，均不

覺得怎樣，爲了率衆開荒，風吹日晒，晝夜操勞，病勢越來越凶，由每月一次，漸漸縮成十天，和發瘧疾一樣，成了定期，每次犯病，至少要經三四日之久，仗着是個鐵打的漢子，平日雖有病容，精力日差，還不怎顯，一遇病發日夜呼號，却甚凶險，本來還不想走，一則，犯病時痛苦太甚，因聽成都武侯祠，住有一位神醫，不論多麼疑難症候，手到病除，經衆力勸，盤算至再，方始起身，爲了李氏兄弟，平日愛羣護衆，同村人民，均有極深情分，紛紛送行，均經李誠堅拒，爲防衆人，尾隨相送，算計病勢剛好，還有八九天才發，頭天夜裏，弟兄密計停當，李強也不再勸說，才備了一騎馬，半夜起身，李強雖知一點乃兄心意，沒想到連自己也不令送行，平日恭順，不敢不聽，却料乃兄必有用意，等人走後，乘着曉色迷濛中，跑上左近山崖，憑高遙望，見乃兄騎着家中那匹快馬，走出三數里，忽然捨馬步行，越過黃牛坂官道旁小溪，往桃源莊跑去，心想莊中，多是對頭，秦氏父子，恨我哥哥入骨，行時，還會向衆囑咐，此行暫時不令對方知道，如有人問，祇說入山打獵，多時不在家中，如何孤身前往，想起哥哥近年體力大減，每年春秋祭祖，均是全村壯漢，結伴同行，從未單人去過，惟恐有失，放心不下，忙即趕去，剛到繫馬之處，李誠已自回轉，見面剛把臉一沉，似怪李強，不該跟來，忽又改口笑道，毛弟，你來也好，回去照我所說行事，隨時留意，在我未回來以前，無事最好，如受對頭欺凌，或是新村，有什變故，你年紀太小，第一要忍，

第二要穩，桃源莊祇有陳四一家，因與對頭沾親，不受欺凌，萬一有事，不妨往見陳四，與他商計，我未回前，任何難處，均須忍讓，惡人遲早遭報，眼前不可計較，我也明知日與虎狼爲鄰，將來凶多吉少，一則，同村的人，非親卽故，又無多少錢財，山中田業，僅可生活，不能變賣，目前到處災荒，民不聊生，難得有此山中樂土，不捨棄掉，以前又向衆人說過大話，祇肯隨我開荒，包他豐衣足食，不受土豪欺凌，不料得此怪病，非走不可，能否治愈，尙不可知，人情多貪安逸，不知憂患，自從開荒成功，同村諸人，有了豐衣足食，引起對頭忌妬，早晚恐不免有變故發生，我在還好，我這一走，稍爲疎忽，又蹈昔年覆轍，受人宰割，過那苦痛日子，還有本村地勢較低，雖然不當山洪來路，對頭祇要略施鬼計，遇到山洪暴發之時，把村南山口，掘一缺口，山水往裏倒灌，全村立成澤國，我爲此事，日夜憂急，曾向衆人警告多次，令其先期防範，祇爲事太艱險，要用不少人力，村人近年衣食稍足，又犯苟安之習，都以爲對頭已然言明，兩不相犯，決不會如此狠毒，做那損人而不利己之事，當我過慮，不肯聽勸，我又多病，遷延至今，料定此是未來大害，一發不可收拾，加上近年桃源莊，養了不少打手，老賊既不捨把原有肥田，分與那般爪牙耕種，又恐那般打手，消耗他的財產，於是想把莊前那片樹林，開成田畝，無奈人數雖多，真能賣苦力的，沒有多少，將來不是想把新村田地，強行霸佔，便是設法暗害，一面離間本村的人，用他從前

那一套毒計，軟硬兼施，使得我們這面，受了天災人禍，無法耕種，再把村人誘去，強迫爲奴，代他開荒，我已看透他們毒計，早晚必要發作，你雖年幼，難得體力智慧，這等好法，將來長大，定比我強，務要多用心力，以身作則，表面不顯，暗中引導勸誡，使其潛移默化，共同努力，你要知道，一個人生在世上，不是專爲自己衣食安逸而來。人不能離羣而獨立，人能安我才能安，單我一人一家好，不特不能長久享受，也沒意思，難得我弟兄二人，有此精力智慧，必須把全付心力，分在衆人身上，由小到老，盡我們力量去做，大則使天下的人，一齊得到我們好處，小則凡我同輩的人，祇在一起，便就我所知所能，幫助他們，由貧賤疾苦，轉爲安樂，才不枉爲人一世，可惜生長荒山之中，讀書不多，所知有限，雖有雄心，學識不夠，無從施展，我們桃源莊人民，以前分耕合作，既無大富，也無大貧，本是安樂歲月，後來人心大變，賢愚不等，又出了秦家，這個土豪，逐漸陰謀吞併，共祇十年之間，他便成了土皇上，所有田產，多半被他巧取豪奪了去，當時無力與抗，祇得忍氣吞聲，同了幾家受害深而又明白一點的人，再三商計，知道覆巢之下，必無完卵，率性把殘餘的田業棄掉，另覓安生立命之所，祇要對方，不再煎迫，我們已由患難中，求得安樂，也就拉倒，近一二年，爲了本村田地日多，在我主持之下，彼此量力而作，互相扶助，雖有幾個貪小便宜，受對頭引誘的村人，背了我與對頭來往，從無爭吵不平之事，以致對頭手下，那般

佃戶看了眼熱，又受不住那欺凌虐待，相繼棄田逃來，以前都是同村長大的親故，自然不能拒絕，祇得按照條規，分些田地，令其開荒耕種，經此一來，對頭種田的人越少，仇恨更深，將來不論爲人爲田，必有亂子，到了那時，務照日前所說，相機應付，我們不能爲國家人民出力，至少也把本村這片樂土，使復舊觀，到了前面路口，可速回去，不要向衆洩漏，李強才知兄長，慮患憂危，惟恐自己吃虧，冒着危險，往託陳四照應，未來之事，原聽兄長說過，隨口應了，弟兄二人，同騎馬上，且談且行，到了前面路口，方始拭淚而別，李誠一去，便無音訊，過了兩年，因秦十年老多病，乃子秦迪，新任村主，居然無事發生，這時桃源莊外來遊民越多，左近山中，多產藥材，秦迪又工心計，自在莊中，設下貨棧，去往鄰省販賣，引得外省客商，多來採辦，當地離驛路近，秦迪又命人在道旁，開了兩處酒飯舖，前後數年之間，桃源莊竟成了山中鬧市，每當新年，並還設下賭場，引得遠近山村人民，羣往賭博，受害的人，不知多少，李強見秦迪更比乃父，還要凶暴陰險，料定決無好果，因守乃兄之教，表面絲毫不肯顯露，從不提秦氏父子一字，所耕的田，已早交出，每日代村人牧羊，閒來無事，遇見農忙之時，無論是誰，祇一遇上，便代勞作，心思既巧，力氣又大，人更勤快非常，誰都喜他少年老成，做事勤敏，本來未往對莊走動，這日放羊回來，由官道上走過，忽聽少女呼救之聲，雜以狼嗥，抬頭一看，前面一個短裝少女，身後追着兩條大青

狼，首尾相啣，如飛馳來，不禁大怒，忙即縱身上前，李強生來力大，從小便隨乃兄習武，每次牧羊，背人練習，用功甚勤，平時腰間，纏着一根長索，一條練子鞭，和一柄牛耳尖刀，原爲防禦虎狼之用，見那少女，手中彈弓，已然折斷，由斜刺裏樹林內，忘命一般，往官道上逃來，身後青狼，又長又瘦，縱躍如飛，形態寧惡，已快追上，急於救人，怒喝一聲，左手拔刀，右手抖開練子鞭，剛剛迎上，那條青狼，又饑又餓，來勢十分猛急，追離少女，祇有三五尺遠近，忽然連身縱起，少女由遠方跑來，精疲力竭，正在驚呼求救，忽見道旁有人怒喝，縱出一個少年，知道有了救星，心中驚喜，微一疏神，絆在道旁樹根之上，當時竄跌出去，青狼也正前撲，眼看形勢危急，李強爲恐少女受傷，刀鞭並舉，人還未到，左手一刀，擲向青狼頭上，狼額最堅，刀尖又歪了一點，祇將狼的前額，順眼皮劃破，並未刺進，前腿本已下落，快要搭向少女腿上，因受刀傷，吃了一驚，往旁一閃，瞥見有人趕到，負傷激怒，一聲怒吼，捨了少女，改朝李強撲去，少女原是會家，就勢一滾，也自縱起。

二 獨鬥羣狼

李強剛把手中鞭抖開，一見那狼撲倒，知道這類大青狼，凶殘狡猾，無與倫比，爪牙有毒，見血無救，忙把身子，往側一縱，就勢一鞭，掃向狼的後腿，那練子鞭，前頭有一短鐵

杵：長約尺許，約有二寸粗細，狼腿最是脆弱，怎禁得住，當時打斷，跌爬地上，疼得厲聲慘嗥，李強恐把狼羣引來，忙趕上前，掄起手中鞭，照準狼頭打去，那狼雖受重傷，依舊凶猛，見人回身追來，負痛情急，也想拚命，正待猛力縱起，朝人撲去，身剛離地，鞭已打下，叭的一聲，打個正着，狼頭立被打碎，腦漿迸裂，死於地上，李強覺得這一鞭，打得十分爽利，心中高興，見那狼從頭到尾，足有七尺來長，方想這等大狼，從來少見，忽聽少女驚呼，這位哥哥留意，身後有狼，隨聽腦後風生，知道不妙，忙把手中鞭，用力往上一撩，就勢往旁縱避，跟着，颼的一聲，一條黑影，剛由身旁飛過，同時，瞥見迎面又是一團黑影飛來，正打在那條黑影之上，隨聽狼嗥之聲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身後，竟有三條青狼，如飛趕來，頭一條由後猛撲，吃自己鐵鞭，掃中一條前腿，身子一歪，斜刺裏又飛來一塊石頭，把狼眼打瞎了一隻，疼得亂嗥，本來作勢欲起，忽然發現前面羊羣，也不顧再和仇敵拚命，竟朝那羊竄去，這幾條全是別處山中竄來的餓狼，前狼剛走，後面兩狼，也自追到，一見前面有羊，便不再傷人，箭一般往前竄去，羊羣立時大亂，李強知道狼性殘忍，遇見牲畜，照例亂咬一陣，再擇肥的，盡情大嚼，就這轉眼之間，已有一羊，爲狼所殺，後來兩狼，也自撲向一隻肥羊身上，當時咬死，想是餓極，不顧再追逃的羊羣，爪牙並用，當時撕裂，洒了滿地羊血，正在大嚼爭搶，不禁情急，忙卽揮鞭追上，剛覺出少女明眸皓齒，膚

如玉雪，看去有些眼熟，急切間，想他不起，忽聽身後嬌呼道，李二哥，那狼利害，已有兩人，爲他所傷，讓他把羊吃掉，我對爹爹說，陪還原主便了，李強聞言，已然追到，揚鞭照狼便打，事有湊巧，兩狼因爲餓急，一見敵人追到，又想抵禦，又不捨到口美食，一時情急，用力太猛，一下把狼牙嵌在羊腿骨縫之內，急切間口張不開，李強鞭已打下，於是帶着狼身，往側縱避，對那狼，和他同一心理，也想咬下一口肥肉，然後朝人反噬，剛一口咬下去，吃前狼猛力一帶，狼牙立時折斷了兩根，負痛急怒，不顧敵人，竟朝前狼撲去，身子往前一縱，剛用前爪，抱着羊身，待往回奪，李強鐵鞭，已自打下，這一下用力太猛，竟將那狼，連肩帶脊，打成粉碎，前狼本意用爪，將口中死羊撥掉，不料後狼一撲，用力太猛，兩隻前爪，深陷死羊腹內，一張嘴帶了兩條死尸，轉側自不方便，李強來勢又急，接連兩鞭，一中狼腹，一中狼頭，連聲也未出，當時打死，另一狼正在據地大嚼，吃那死羊，一見敵人如此利害，本來想逃，也是不捨美味，恰巧羊腹抓破，流出五臟，連忙用口刁起，往旁逃走，無如羊腸太多，尙未扯斷，這一跑，連羊身也帶了同走，急切間不捨鬆口，回爪想把羊腸抓斷再逃，瞥見李強追近，方始心慌，奮力一掙，剛把羊腸扯斷，李強鞭已掃來，一下將後腿折斷，如何逃法，未等反噬，剛回身掉頭，一聲慘嗥，甩開口中羊腸，待要朝人咬去，吃李強一鞭，打中狼頸，已是半死，再一鞭，將脊骨打斷，死在地上，李強以前，雖隨

兄長村人，去往山中打獵，像當日這樣，片刻之間，連殺四狼，却是初次，雖有兩羊，爲狼所殺，這四張狼皮，也可抵過，又爲村人除此大害，自是興高彩烈，正想趕回羊羣，忽又聽身後嬌呼，二哥還不把你臉上的血擦去，多麼髒呢，猛想起所遇少女，十分面熟，回頭一看，見那少女，穿着一身青布短裝，頭上包着一塊青布，生得身材婀娜，美秀非常，料是桃源莊中女子，祇不知是誰家，想不起來，笑問，姊姊怎會一人出來打獵，你是前莊的麼，少女見他一雙俊目，注定自己，不住打量，臉上血跡，也忘了擦，笑答，二哥，共總分手不到十年，如何不認得了，我就是玲姑，還不快把臉上的血擦去，多難看呢，李強聞言，猛想起對方正是童時，朝夕同遊的青梅竹馬之交，陳四之女玲姑，因有青布包頭，急切間沒認出來，忙笑答道，你是玲姊麼，多年不見，長得和天仙一樣，難怪我不認得了，記得你比我大一歲，如何喊我二哥，玲姑聞言，臉上一紅，嬌嗔道，記得小時，你對誰都老實，就會欺負我，多年不見，還是這樣貧嘴，我不理你了，說罷，裝着賭氣，轉身要走，李強從小，便和玲姑投緣，兩小無猜，常同遊玩，情分最厚，分手時，雙方年才十四五歲，彼此心心相印，曾有盟約，久別重逢。見他容光照人，長得如此好看，這一面帶嬌羞，越覺秀媚絕倫，由不得勾動前情，心生愛好，忙陪笑道，好姊姊，我聽你的話，不貧嘴了。玲姑回身笑道，還說聽話呢，叫你把那污血擦掉，你都不聽，李強用手一抹，才想起追狼時，吃狼口所含羊腸，

甩了兩點污血在臉上，祇顧談話，忘了擦去，忙把腰間汗巾取下，把血擦淨，笑問，玲姊，怎會孤身來此，玲姑正要開口，忽然慌道，有人來了，站遠一些，明日清早，可往我家果園後崖上相見，再對你說，此時不要理我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匆匆便往回趕，李強自是難捨，本想跟去，目光到處，瞥見左邊樹林內，氣急敗壞，跑來幾個獵人，內中一人正是陳四，玲姑已迎上前去，手指李強，對衆說道，我被四條凶狼，追趕到此，多虧這人，把狼殺死，才得保命，受傷兩人，抬回了麼，陳四驚喜答道，我們在山頭上，發現有狼追你，忙即趕來，那兩個受傷的，已不中用了，這狼不知那裏來的，如此利害，且喜全數殺死，除掉一個大害，你們年輕胆大，以爲近年山中，無什猛獸，隨便亂跑，以後真要留神呢，邊說邊走，跟着，後面又有數人，抬着兩個死人，隨後趕來，李強看出內有土豪之子秦迪，人已走近，玲姑在前，正朝自己暗使眼色，便用小刀，剝那狼皮，裝不理會，直到衆人走近，方始起立，玲姑故意問道，這放羊人胆子真大，爲了救我，差點沒有被狼咬死，也不知是那裏來的，說時，秦迪在旁接口道，這算什麼，狼和狗差不多大，稍爲胆大一點的人，就可將他殺死，那日我和教師們，去往南山打獵，兩隻大老虎，才一照面，便被我們殺死，可惜路遠，沒法帶回，殺死幾條狼，有什稀罕，玲姑眉頭一縐，方想發話，陳四已朝李強，上下打量，忽然拍手笑道，你不是李家三毛麼，這四條狼，好不凶狠，玲兒走了單，去的人又有兩個，爲狼

所傷，等到看見有狼追他，相隔已遠，如非老弟，怎能活命，此時還要抬送受傷的人回去，不暇多談，閒來無事，可去我家一談如何，秦迪聞言，面上立現不悅之容，朝着李強獊笑道，你便是李大毛的兄弟麼，這狼原是我們追來，想檢現成，得這狼皮，却是不行，李強早得玲姑暗示，打好主意，聞言，從容答道，我先不知是你追來，恐傷這位小姑娘，無意之間，將其殺死，祇不要我賠活的就好辦，祇管拿去，省我費事，剝這狼皮，狗子聽出語中有刺，本想發作，因見對方從容說笑，面上並無不快之容，好似無心之談，隨口而出，再見玲姑，面有憤容，想起方才，和兩同黨，強着玲姑，往打山雞，中途把同黨支開，正想就便調戲，一見狼來，嚇得丟下玲姑就逃，兩個心腹打手，也爲狼所傷，心中內愧，欲言又止，陳四隨接口道，老弟，小莊主愛這狼皮，你這等大方，再好沒有，你替人家放羊，死了兩條，如何交代，明早可到我家，牽上兩條大的，賠還人家便了，李強還未及答，狗子已連聲催走，挑了死狼走去，李強等人走後，略一尋思，望着玲姑背影，嘆了口氣，自把逃散的羊羣找回，因這類青狼，爪牙有毒，自將死羊，拋向絕壑之中，趕了羊羣回轉，到了村中，推說被狼拖去，也未提到別的，羊主人倪仲猷，知他爲人勤謹，又是李誠之弟，雖代牧羊，雙方情感極好，毫未怪他，李強隨說，山中發現狼迹，明早欲往探看，次日未朗前起身，把羊放在村中牧場之上，越過黃牛坂小溪，便往陳家走去，這時，正是春夏之交，山水大發，沿途

溪流中，清波粼粼，已將齊岸，陳四家住桃源莊儘西頭山環之中，同是多年耕農之家，與土豪沾一點親，人又機警，善於應付，故此未受土豪侵凌，所居房舍，也頗整齊，門前是片水田，和一條小溪，房後種着一片果園，園盡頭是一山谷，李強昔年所居，與之鄰近。常和玲姑，一同遊玩，地理甚熟，事隔多年，尙還記得，知道過溪不遠，由一山崖上，翻越過去，便到陳家果園之內，不致被人看見，意欲先赴玲姑之約，見面以後，再同去見陳四，剛到崖頂，天已亮透，正待援崖而下，忽見玲姑，站在門前稻場上，將手連揮，意似令其回轉，心中不解，略一遲疑，玲姑忽然往裏跑進，一會，拉了陳四，一同走出，招手命下，見面略敘寒溫，玲姑低聲說道，昨日多謝你救命之恩，祇是此時，不便多談，改日再來，昨天的話，不要忘記，說罷，便往屋中走進，李強自是不捨，剛喊得一聲姊姊，玲姑已回身，把手連搖，而帶驚懼之容，未了又作一個苦笑，回顧陳四，正朝自己注視，猛想起雙方年紀漸長，不應還似小時那樣親密，不禁面上一紅，轉向陳四道，四叔，我想問玲姑，可曾受驚呢，說完，又覺話不得體，正有些窘，陳四先探頭，朝東面田岸上，看了一眼，低聲說道，老三，玲兒蒙你救命之恩，本想請你來此道謝，賠還那兩隻羊，不料目前，我家處境，好些艱難，有許多話，此時不能明言，等有機會，再行相告，我看你年紀雖輕，人却老成，以後桃源莊，還是少來爲妙，免得人家把對令兄的毒，種在你的身上，那羊我已繫好，你帶了走罷，隨聽

玲姑，隔窗接口道，爹爹，此時如何能讓他走，小狗如若知他，翻崖而來，日後豈不惹厭，還是等上些時，讓我煮碗麵，給他吃了再走，萬一小賊尋來，就說是由黃桷樹桑園過溪，因小時在此住過，以爲可以抄近，不料走錯了路，由前面桃樹林中繞來，所以無人遇上，免得山賊疑心，我受人救命之恩，連話都不能說幾句，叫什人呢，昨夜所說，爹爹如不答應，別的事我也不幹，不過今日他來，小狗知道，與其提心吊胆，不如不見，方才是爹爹喊他下來，與我無干，李強聽出玲姑，已然繞往臨窗一間，所說的話，頗有深意，語聲尤爲清婉娛耳，越發心愛，不知何故，不見自己，又不便問，回顧陳四，面有憂色，隨向房內走去，父女二人，似在低聲爭論，隱聞玲姑氣道，真要不，不過一條命罷了，如非爲了爹爹，我才不怕小狗呢，底下便聽不真，隔了一會，陳四走出，李強人本沈穩，聽出玲姑所說有因，暗中留意，見陳四所說，均是不相干的閑話，不時往東田岸一帶窺看，回憶前後經歷，猛然醒悟，當時急得臉漲通紅，心裏頭直冒涼氣，正要向陳氏父子探詢，忽又想起兄長行時誥誡，忙把氣平下去，勉強按捺氣憤，故作從容，一面隔窗偷覷，側耳細聽，並無動靜，越想越難受，幾次起立告辭，均被陳四止住，心想玲姊少時，必要端麵出來，還可見上一面，便坐下去，待了一會，忽聽裏面在喊爹爹，陳四便往裏趕去，隨端了兩大碗哨子麵出來，李強因玲姑避而不見，心中不快，本不想吃那麵，陳四再三相勸，說我女兒親手自製，李強心想，那個

要吃你的麵，白費心力，還不如和我見上一面呢，口說不餓，爲了玲姊約我，一夜未睡，趕來赴約，起身時已然吃飽，盛意心領，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聽玲姑隔窗嬌嗔道，真個氣人，年紀也不小了，一點不知輕重利害，和人家苦心，不肯賞光，由他去罷，李強回頭一看，玲姑正把窗門推開了些，露出半面，嬌聲說話，帶着兩份嗔意，越顯嬌媚，知其發怒，忙陪笑道，玲姊不要生氣，我吃就是，容我見面，說兩句話，再吃可好？玲姑隨把窗戶略開，半嗔半喜道，誰還不知你那心思，就讓你見一面，這該吃了罷，你不知小狗多麼恨你呢，還不快些吃完上路，叫我提心吊胆，何苦來呢，以後又不是沒有見面日子，李強見他，凭窗而立，眉目間隱蘊深情，注定自己，狀甚關切，比起昨日更加美豔，心中愛極，正待向前答話，玲姑忽把窗戶一關，嘆道，你如和以前一樣對我好，就請快吃快走，免我懸心，三日後再照昨天所說，等你便了，李強正要開口，回顧陳四在旁，搖頭嘆氣，心疑見怪，臉上一紅。

三 忍辱

陳四笑說，三弟麵都涼了，還不快吃，李強不便再說，祇得帶愧坐下，端了麵碗，邊吃邊想心思。正在回憶玲姑所說的話，忽見陳四急慌慌趕到窗前，低語了兩句，微聞玲姑低答不怕，有我，此時却走不得，莫非受人救命之恩，又是爹爹和我請來道謝，難道吃一碗麵都

不行，李強還不知陳氏父女，是何心意，忽見陳四回身走來，坐在自己對面，低聲悄說，小狗帶人來了，必無好意，你不要理他，由我對付，千萬忍氣才好，李強見他神情失常，還在強作鎮靜，心中暗笑，偷觀東方田岸上，有一夥人跑來，爲首一個，正是狗子秦迪，想起玲姑方才所說口氣，和昨日狗子對玲姑的神情，心方一酸，猛又回憶兄長行時之言，重又勉強把氣平下，秦迪率領四個打手，手持皮鞭趕到，一見二人對坐吃麵，一言不發，先朝陳四略一點頭，跟着哈哈一笑，端起一碗麵，便朝李強頭上斫去，口中怒罵，你這小狗放牛娃，也配來此吃麵，李強早在暗中留意，往旁一閃，雖未斫中頭上，面却洒了一臉，麵碗落地粉碎，人也立起，陳四聽李誠說過乃弟李強，胆勇多力，昨日又曾獨殺四狼，惟恐動武，忙即搶前，隔在當中，強笑說道，小莊主不必動怒，聽我來說，秦迪一碗斫空，見李強滿臉狼藉，立在對面，伸手剛把臉上糊的麵條抓下，拿起桌布在擦，神態從容，既不發怒，也不害怕，越發勾動怒火，厲聲大喝，把這偷牛娃，綁回去打，陳四已攔在二人中間，同來四惡奴，正待上前，忽聽一聲嬌叱，由裏面跑出一個，披頭散髮，手捧心口的少女，搶近前來，喘吁吁哭喊道，誰敢動他一根汗毛，丟我父女的臉，當時撞死你看，不管人家放牛娃，放羊娃，好歹救過我的命，昨日被狼一追，回家湯燒火熟了一夜，方才睡在床上，吃了一點東西，又氣得我心疼，人家向不上門，爹爹見他爲了救我，丟掉兩隻羊，怕他主家要陪，喊他

今日來牽兩隻羊去，不料多年未來，把路走錯，由桑園一路亂闖，好容易找到此地，爹爹看他可憐，正趕下麵端了兩碗剩麵與他吃，與你何干，無故欺人作什，可見那日賭神發咒，全是假的，氣死我了，狗子不等話完，早將惡奴喚住，正陪笑臉，想要回答，玲姑忽然連呼心痛，伏在桌上亂喘，李強見他，臉朝狗子說話，每呼心痛，必朝自己偷看一眼，忽然醒悟，知道玲姑故意裝病，出來解圍，同時，又見狗子，一雙色眼，笑孜孜注定玲姑，情知內有原因，心又一酸，怒火重燃，正蓄勢待發，忽聽狗子近前陪笑道，好妹妹，莫生氣，本來不想打他，誰叫他吃你做的麵，邊說，邊往玲姑身旁走近，手已伸出，想拉摸玲姑手背，李強越發憤怒，未等發作，忽聽吧的一聲，狗子已吃玲姑，當胸一掌，打出好幾步，哭喊道，你這不聽好話的人，祇敢妄動手脚，這輩子也休想我理你，一點不知人的心，還說對我好呢，氣得我這樣，還不快走，或在那明後天，等我去了心痛再來，不是一樣，我又不死，秦迪色飛蒙心，祇當說的是他，因為平日愛極玲姑，對方偏又若即若離，始終不許近身，稍為一遍，便要尋死，直似一朵有刺的玫瑰花，看着眼饞，不能動手，後來命人強迫陳四，向其求婚，如再不從，全家休想活命，玲姑日受父母悲哭勸告，心雖不願，爲了保全父母家人，才向狗子略露口風，並說上好些條款，要狗子當了真個莊主，再過上一兩年，才能成婚。狗子因老的已先答應，小的一味嬌憨，喜怒無常，空自神魂顛倒，無可如何，昨日強驅打獵，不料遇

見狼羣，傷了兩人，胆小害怕，丟了玲姑逃走，幸而同去人多，會合以後，望見玲姑被狼追逃，隨後趕來，忽然發現四狼，全被李強一人殺死，心已愧憤，又知男女雙方，以前鄰居，更生妬念，料其次早必來赴約，歸莊發命，命手下惡奴打手，把守各處山口，準備擒去毒打，等了一早，不見人報，沒想到李強會由險路，越崖而過，見正吃麵，前在陳家吃過，知是玲姑親製，妬火中燒，正想擒去打死，玲姑忽然跑出，哭鬧不休，狗子受慣挾制，又見玲姑雖然吵鬧，所說口氣，却甚親密，以前所無，心中喜歡，也忘了胸前一掌之痛，連聲笑答，好妹妹，莫生氣，我走就是，等你病好再來同玩，這放牛娃，我不打他，什麼時候，才叫他走呢，玲姑冷笑道，你這糊塗蟲，誰還喜歡他不成，不過是沒法子，不能不應酬一下，誰叫我是苦命，寄身在狼口呢，自然叫他先走，不過，人家胆小，本不敢來，是我爹爹命他來此牽羊，必須好好送他回去，才對得起良心，他又不認得路，萬一走到山口，遇見你家打手，又打人家呢，還有昨夜，因我嚇病發燒，爹爹心慌，這兩隻大肥羊，還沒備好，我又不願他再來，我家的羊太瘦，如何賠還人家，真個急人，李強早聽出玲姑，語帶雙關，不時更用那一雙妙目，偷覷自己，屢次示意，心中略快，氣方一平，狗子已連聲接口笑答，好妹妹，不必發愁，當然以後不許他來，我命人送他出莊，我的羊羣，散在各處吃草，由他挑選就是，玲姑方轉笑臉道，你能聽話，我才喜歡呢，李強見他面朝狗子說話，眼睛却又注視着

自己，雖然會意，但一想到童時愛侶，絕世佳人，落在虎狼手內，早晚必無幸免，自己既敵不過人家財勢，又須顧全大局，以後見面都難，心中憤激，因見玲姑秋波瑩瑩，望着自己，面帶憂疑之容，兄長行時訓誨，重又想起，此時發難，徒自取辱，祇得強行忍耐，慨然說道，昨天死了兩隻羊，已朝羊主人說過，不要我賠了，方才桑園來路，我還記得，自會走出，不必派人送了，狗子正要發話，玲姑已氣憤憤，搶到李強面前，怒喝道，你這人，怎的不知好歹，那羊爲我而死，如何不賠，再如推託不要，莫怪我心狠，狗子祇當玲姑，是想仗他威風嚇人，在旁喝道，你這放牛娃，底下的話，未容出口，玲姑已回頭怒道，不要你開口，你祇賠人肥羊，快些牽來，由我爹爹親送出去，你也同時回家，並非幫他，我這人從小說一句，算一句，答應人家三天，不會五天，誰不聽話，從此不要理我，李強幼年和玲姑，青梅竹馬，耳鬢廝磨，兩小無猜，曾有大來永分離之約，方才又有三日後的約會，知其借故點醒，爲防自己多疑，並令狗子同時離開，暗忖，玲姊一番好意，又是固執性情，不應辜負，他拿狗子的羊送我，拿去賠還倪家，免得人家無故吃虧也好，便不再堅持，狗子一意思討玲姑歡心，早催人速往牽羊，立有惡奴，聞命趕去，玲姑也不再理狗子，逕朝李強笑道，從今以後，你不可再來了，免得人家多心，路也難走，我每日祇有清早黃昏一點空閑，便可憐你，無故吃虧，不遇見也無法解救，心要放明白些，狗子日常糾纏玲姑，祇黃昏前後，奉了

老賊之命，必須回家習武，又喜晚起，聞言心方一動，不料李強，守着乃兄之誠見玲姑說時，微伸玉手，按在胸前，雖然會意，始終沈穩，望着玲姑，應了一個好字，便不再說，狗子見他，神態忠厚，又穿得那麼破舊，兩條腿上，滿是泥污，心想對方，一個窮苦的牧羊兒，即便小時與心上人相識，也不會有什好感，正趕惡奴，把羊牽到，未容發話，玲姑攔道，多謝你了，請派一個人，引路傳話，由我爹爹，送他出去，你也請回，我病未好，還要去往房中，多睡一會，本來明日可以望好，被你一吵，不知要病多少天，我一起床，自會尋你，你如自來，休怪我不肯接待，狗子覺着玲姑，頭一次說出尋他的話，好生得意，諾諾連聲，還想多留一會，玲姑已連聲催走，直喊心痛，狗子祇得告辭，臨行又說了許多好聽的話，玲姑聽着心煩，氣道，我已疼得支持不住，多說空話作什，我也不要請什醫生，祇求你容我靜養幾天，就好，再如不走，我又氣了，狗子無奈，祇得同了惡奴走去，行時，回顧李強，正在牽羊，玲姑已先入內，妬念全消，李強和陳四，走到路上，越想越難受，一會到了出口，果有四名壯漢，攔住去路，其勢汹汹，經同行惡奴，上前一說，才行放過，陳四見李強，始終沈穩鎮靜，無論對方神態，多麼凶橫，視若無物，聲色不動，年紀輕輕，如此勇敢，却又不帶絲毫少年浮躁之氣，貌相生得那麼英俊，想起李誠行時之言，和愛女昨夜所說，也是難受萬分，好生可惜，便朝惡奴笑道，管家不妨先回，他因救我女兒，被狼刁去兩

條肥羊，雖蒙小莊主，代我賠還，終恐羊主怪他，意欲送到他家，代爲證明，一會也就回來了，你自走罷，這般惡奴，均知陳四，是狗子未來的老丈人，平日又懶，隨口應諾走去，李強還想推辭，見陳四連使眼色，料有話說，又想就便探詢玲姑近况，便未再攔，一同走過官道，四顧無人，正想不起如何問法，陳四已先開口，大意是說，先受李誠之託，因和老賊是內親，以前交厚，請其隨時暗助，不料玲姑去年偶往前莊踏青，被狗子看上，由此經日糾纏，如非和老賊兩代內親，換了別家，早被強迫搶去，照目前形勢這場惡姻緣，決難避免，玲兒雖然萬分不願，無如秦家是當地土皇帝，生殺由心，家業在此，狗子爲防自己父女，棄家潛逃，四外均有專人把守，逃都無望，他知你小時，和玲兒近鄰交厚，必生妬憤，昨日歸途，口氣大壞，我恐他要對你不利，又無法通知，正在愁急，打算再待片時，出外查探，居然越崖而來，免得一場毒打，玲兒先不見你，是防狗子疑心，果然尋來，玲兒性情固執，不聽勸說，此是他的苦命，我也無法，最好到時不要赴約，以免生事，望守令兄之誠，好好爲人，一切等他回來，再作計較，我聽老賊父子口氣，對於新村這般人，十分忌恨，尤其是對令兄，近又探出令兄，不在村中，如非他年老多病，又抽上了烟隱，早已出事，將來必有一場亂子，你們務要早作準備，到了危急之時，我必暗中送信，令兄前教村人習武，不可忘記，李強知道陳四胆小懦弱，先聽狗子，強娶玲姑，本極憤怒，及聽說起未來危機，忙把心

情沈穩，留神靜聽，聽完，正要開口，忽又想起兄長先做後說，守口如瓶之言，暗忖，陳四此時雖說得好，將來和狗子，成了翁婿，對於外人，却是難料，念頭一轉，仍然裝駭，淡淡的敷衍了幾句，陳四人雖良懦，却有智計，見他聞言，神情剛有一點興奮，忽又把氣平下，從容應答，說話不多，對於新村虛實，一字不提，越看越愛，忍不住嘆道，令兄行時，說你比他，更強得多，我還不信，一個未成年的幼童，那有如此好法，今日一見，大出意料，人情難測，這樣最好，我平生胆小，祇顧目前，已對令兄，失約失信，萬分愧對，再要爲勢所迫，說了對不起人的話，將來何顏見人，我不再問新村的事，祇把老賊父子，和莊中虛實，對你明言，應當如何防禦後患，你們自己去想罷，李強見他，誠懇關切，本想探問失約失信，所指何事，話到口邊，又復忍住，陳四也未往下再問，祇把桃源莊近況，和狗子不久就要即位村主之事，說了出來，李強聽完，覺着此行不虛，心中暗喜，雖然不捨玲姑，也是無法，再三請其回去，陳四話也說完，慇懃而別，李強先因乃兄衆村之首，最得人心，行時曾向村中長老，分頭囑咐，指示周詳，暗命自己，一面牧羊，一面以本身智力，團結人心，仗着聰明力大，不畏勞苦，無論多麼艱難危險的事，老是搶在衆人前面，事無不成，人是那麼厚重沈穩，貌相英俊，自有威信，不消兩年，人人愛敬，多認爲又是一個李誠出現，聰明機警，和對人謙讓，祇有過之，幾次集衆，意欲推爲村主，不令牧羊，李強得信，總是暗中分別固

辭。力言都是一樣人，如何坐吃，不勞而獲。就算我有點力氣心思，無事之時，也用不着，一旦有事，我自然不再牧羊了，我們分田而耕，量力而爲，人各有事，平日衣食無憂，相親相愛，平安過渡，便有爭執，也憑幾位長老，集衆公斷，大家都是主人，至多分個頭和手足，各盡所能，以求前進，有事時免不了要用心思，我或者可以效勞，無事便和大家一樣，多有一個人力，到底多要一點出產，平白把這一身力氣糟掉，何苦來呢，並且敵人就在對面，土豪父子，早晚必來侵害，此時借着年輕，牧羊打獵，訪查地形，和可以開闢耕種之處，使對方把我當成一個小孩子，不像對我哥哥那樣忌恨防範，有多好呢，辦事原爲衆人安樂，要這空名頭，有害無益，真要看得起我，由今日起，誰都當我一個牧羊娃，方才的話，一字不提，以防洩漏，到了有事時節，我是否勝任，爲首當先，也看出來，祇要衆人全都信我，便想推辭，也辦不到，這不是我個人的事，好在自立新村我哥哥早已集合衆人公意，立下規條，有那行不通，或是還可改善的，無論何人，均可在空閑時節，向衆提出，憑公商計，隨時改訂，哥哥走後，看是無人爲主，實則以前議定的村規，就是村主，大家照辦，不是一樣，等到仇敵惡滿數盡，兩村歸一，同享安樂，彼時人多地大，必須管理，再照以前所說，每年集會，由那聰明有智力的人，輪流爲首，他用心思，代我們想方法，管理改善，我們代他耕出，輪流交替，修明賞罰，按時推換，有的盡心，有的出力，誰都可作村主，任滿之

後，也和衆人一樣，彼此衣食富足，享用相同，也不會有什爭端，那才是我們的心願，目前時機未至，越老實越好，耕田之外，加緊熬煉體力，多種糧食，才是真的，這般推戴的人，全是飽受土豪虐待，久經患難，初次棄家逃來的土人中長老，聞言頗以爲然，又經李強，再三分說，表面上不露絲毫鋒芒，後來逃亡入村和遠道來歸的人越多，因村中遇事集衆，商計而行，相親相愛，彼此互助，已成習慣，重行而不重言，除料量晴雨，開荒打獵，應作之事外，不提桃源莊一字，新來的人，偶說起土豪父子，凶橫殘暴，舊人多守李氏兄弟之誠，來人投到，祇管大量包容，盡力扶持，來得越多越好，不在當地盡力耕作，住滿一兩年以上，決不向其談到舊日仇恨，至多歸之命數，敷衍幾句，有時土豪暗命爪牙，假扮逃人來投，因衆村人，終日安分工作，量力授田，超過限額，另有獎賞，一半歸公，一半歸己，對於力弱心拙的婦孺老弱，各以餘力相助，田分三限，所耕不夠頭力限度，出產便要減少，獎罰嚴明，自耕田業，不許轉讓私相授受，隨同丁口增減，心力好而耐勞的人，可以多得，狡滑偷懶的，無從取巧，土地又極肥美，年有開闢，山中又多珍貴藥材，農餘休暇，均有定時，到日全村酒肉歡會，由掌管公糧公柴公貨的人，視其勤勞，分別獎贈，快活上幾天，再各隨意，集隊入山，採藥打獵，以其所得，換取村中缺少的日用必需之物，端的地無棄利，人無棄力，雖然勞苦，快樂足可相抵，春秋佳日，良辰美景，更有好些集會，樂事甚多，這類由

勞苦中獲得的快樂，過慣的人，祇更甜美，快活非常，而土豪所派奸細，大都事生產，專貪享受的無業游民，奸滑小人，怎肯勞心勞力，明是安樂歲月，却過不慣，來不多日，便自溜走，什麼虛實，也未探去，而那後來的許多土人，雖因人數衆多，安而忘危，不知未來利害，又因常往對莊鎮口，交易貨物，意志不堅，難免搖惑，一則以前創巨痛深，脫離火坑，到底年淺，偶然糊塗，不過暫時，至多去往鎮上賭博，消耗積蓄，誰也不肯作那喪心病狂之事，再則，李強行事，機警穩練，不動聲色，平日自甘卑下，又肯爲人服苦盡力，個個愛他信他，彷彿暗中具有一種吸力，誰也不忍說他一個不字，所以土豪極用心機，根本全村中人，祇對李強敬愛，既非衆人之首，也無絲毫主持形跡，就算有那壞人，肯受收買，至多說李強，是個熱心漢子，肯賣力氣，也說不出一個道理，先後過了好幾年，直到狗子強娶玲姑之後，蒙面大俠七星子出現，土豪父子，始終不知李強，具有號召全村的一種極大潛力，此是後話不提，李強知道盤龍谷，是未來隱患，又料仇敵，早晚發難，哥哥一去不歸，一旦有事，被衆人推爲首領，不能勝任，怎對得起這般父老弟兄，和哥哥行時之言，每日借着牧羊爲由，深入後山，到處查探形勢，和山中富源，主人原是乃兄患難至交，並沒當他常人看待，昨日所失兩羊，不賠原不相干，這時忝了兩羊，由原牧之處經過，正在低頭尋思，玲姑轉眼落於仇敵之手，心中悲憤，忽聽林中有人，嬌呼三哥，如何去了一大早，這兩隻羊，不

是原有，那裏來的，李強見是養主之女倪龍姑，自己羊羣，也在林中吃草，想起對方，對於自己，最是關心，必是昨夜聽說要往桃源莊赴約，暗中跟來，代爲放青，不禁面上一紅，告以來意，龍姑笑道，你和陳家姑娘，以前就相好麼，李強聞言，臉又一紅，勉強答道，我小時和他鄰居，常在一起玩耍，多年不見，幾乎不認得了，龍姑笑道，那姑娘真長的好看，連我都愛，聽小狗口氣，恐怕沒安好心呢，李強見龍姑，雖然面帶笑容，似有妬羨之意，聞言勾動心事，話到口邊，欲言又止，呆了一呆，轉問，二妹如何得知，龍姑笑答，自從去年冬天，你每日背人發愁想心思，我就留了心，昨天你殺狼時，我正藏在左近大樹後面，還幫你用石頭，打了那狼一下，本想出來幫你，狼已殺死，你正和人家鼓舊，不願打岔，跟着狗子帶人趕來，知你今早必去，暗中尾隨到此，並非怕羊走失，實在狗子凶橫可惡，你又照例不肯聽勸，太不放心，其實也祇乾盼望你早點回來，好放心，真要爲了人家吃苦，守在這裏，有什麼用呢。

四 暗林中的警告

龍姑父親倪仲猷，便是李強寄居之家，人甚精明幹練，對人誠厚，和李誠患難至交，當初捨去舊業，另闢新村，便是二人爲首，和十幾個有志氣的土人，密計而成，李誠走時，

命李強寄居倪家，表面代爲牧羊，實則含有深意，仲猷受了李誠重託，照看李強，代管田業，等到年長，再把未來作爲，逐漸告知，人最機警深沈，頗有智慧，祇是年老體弱，過於把穩，先想李強長大，再照乃兄所說，指點行事，及見李強聰明體力，與年俱進，似比乃兄更強，有許多事，均和李誠預示相同，反更周祥穩練，越發喜愛，率性一字不提，任其自爲，也不加以拘束，龍姑乃仲猷獨女，從小聰明伶俐，山居的人，均受李誠之教，從小先要讀上三兩年書，並學武事，仲猷文武兩途，都還勉強來得，龍姑又最用功愛好，這時年已十六七歲，文的雖祇半通，武功却比一般女娃兒，要好得多，更能吃苦耐勞，人也生得端麗，村規無論男女，均須能夠自給，才談婚嫁，配偶各隨自願，心有所屬，再告父母，因是同村近鄰，由少至長，常時往來相見，彼此家世爲人，十九知道，加以人人耐勞動作，以犯村規，爲奇恥大辱，個個愛好向上，都認得字，都學過武，智力差不多，就有幾個出衆的，無事時大家一樣，也看不出什麼高低，祇要品貌相當，雙方情投意合，一請即允，家長向不作梗，祇未集合以前，必須彼此心願，誰也不能勉強，日常相見，純任自然，也無什麼嫌疑顧忌，李誠本是衆人心目中的英雄，對於李強，因其從小勤敏，肯爲衆人出力，又那麼強健勇智，謙和誠信，全村少女，都願與之同遊，李強偏守着兄長居安思危，強仇虎視之言，閒時默坐深思，不喜與衆少女說笑親近，每次放青，多擇無人之處，往往深入後山數十里，隔夜

才回，近一二年，所去更遠，常時帶了羊羣，隔兩三天才回，衆少女見他，落落寡合，遇上稍爲帶笑，應答幾句，便各走開，無法親近，閑時又少，日子一久，也多疏遠，祇龍姑一人，因是朝夕必見，比較親近，始而覺着對方，少年英俊，比誰都好，相處日久，無形中種下愛根，幾次想與同遊，李強以爲仲猷，祇此愛女，自己所去之處，境太荒僻，由十七歲起，開始入山探荒，就便覓取珍藥，已連遇險好幾次，恐有失閃，再四婉言辭謝，龍姑知他外和內剛，言出無改，中有兩次，勉強同行，祇在近處放青，終日相對，祇管面帶笑容，不問不答，比在家中見面，反更冷淡，自己滿腹熱意，難於傾吐，反使心中不快，祇得改在家中，慇懃照料他的飲食起居，無微不至，李強也不是不知龍姑聰明美好，性情良善，對他情深一往，心中感激，不知怎的，沒有愛意，龍姑見他對己雖好，無形中好似隔膜，比起同村少年情侶，暇時同遊同息，互相親密情景，迥不相同，每一想起，便自難過，但又沒法出口，仲猷看出愛女心意，想起李誠行時所說密語，雖代愁急，也是無法勸解，這日見愛女，低頭尋思，方一示意，令其別尋中意之人，龍姑聽出李強，似與別的女子，有約在先，此時雙方雖然年幼，照着村規，談不到婚嫁二字，但是彼此情愛甚厚，雙方家長，也早默許，祇等李誠歸來，雙方再往還上一半年，祇要男女心願，和小時一樣，立爲成婚，才知李強心有別戀，怪不得不肯親近，心中直冒涼氣，當時氣走，背人哭了兩天，祇不知所愛的人是誰，

環顧同村少女，無一人比得上自己能幹才貌，李強對別的少女，更比自己，冷淡得多，料定人在舊村，李強常時入山不歸，也許前往私會，特意暗中隨往窺探，已非一次，不久發現李強入山用意，並非爲了與人約會，每次深入，必先把羊羣，藏入一個大山洞內，內裏堆着許多羊吃的山糧草料，然後帶上常用的刀鏢，獨自入山，所去之處，向無人跡，荒僻異常，並有兩次，遇到猛獸，均爲所殺，胆勇本領，大得出奇，上下危崖峭壁，縱躍攀援，捷如猿鳥，稍快一點，便追不上，行踪更是隱秘，每當公衆練武例會時，却不絲毫顯露，心中不解，回家向父密告，仲猷聞言，好生驚喜，隨又嘆道，李氏弟兄，直似天人，小的更好，我也愛極，無如奉有乃兄密令，將來第一步，使得全村安樂，永無災害，才能談到別的，女兒眼力，固是不差，但他幼時，與舊莊陳家之女，十分投緣，那女娃貌美靈秀，我曾見過他哥哥也極贊好，雙方似有前約，初先以爲分手時彼此年小，許未談到婚嫁之事，歲月一多，也許忘記，那日他放羊回來，見他獨坐樹下，手中拿着一塊玉玲瓏，不住把玩，在想心思，比時他哥哥剛走不久，還未覺得，後一留心，他祇背人無事之時，必將這塊玉取出凝思，面上常帶愁憤之容，本性全現，不似平日沈穩，喜怒不形於色，料有原故，因其背人，未便明問，過了數年，這日隔夜由山中回來，人太疲勞，那玉本來貼身懸掛，竟在脫衣時，掉在地上，被我拾起，他睡醒不見，急得飯都沒有吃，正要去尋，我才設詞探詢，他說童時好友所

贈，問出姓陳，便還了他，未往下問，那玉由此掛在他的頸上，事隔多年，他還心心念念，不忘此女，這類事，照例不能勉強，我兒年已成長，村中能幹少年，不是沒有，還待往下說時，龍姑已痛哭起來，力言侍奉老父，終身不嫁，仲猷見勸不轉，祇得告以人非太上，不能忘情，天下事水到渠成，你既非此不可，不如仍對他好，祇不露出痕跡，遇事暗助，山裏頭却不要跟去，陳家女娃，無論多好，畢竟多年未見，此時年已長大，人情難測，能否守約不嫁，並不一定，祇要對方嫁人，便無一人勝得過你，我們和他，同住一起，日子一久，終有法想，龍姑不知乃父那年盤問時，李強答話，詞意堅決，曾有終身不娶之言，爲了全村安危大事，決不爲一女子，消磨志氣，何況事太艱難，十九無望，除有時見景生情而外，由去年起，已不再想他等語，龍姑癡心太甚，覺着乃父所言有理，反到高興起來，用情越來越專，祇不露出，這日又尾隨李強出外放青，歸途發現羣狼追一少女，被李強仗義救下，雙方雖祇匆匆幾句話，而李強的神態詞色，均蘊有無限熱情，竟是從所未見，少女已然去遠，還在呆望嘆息，對方果比自己，美秀得多，懷着滿腹悲憤失望，歸向乃父哭訴，仲猷仔細問完經過，笑道，我以前還覺事情太難，照此情勢，分明狗子已爲村主，有了權柄，看中此女，已成虎口之食，休說時機未至，李誠未歸，便是舊莊那般少年，誰與此女稍爲親近。便有殺身之禍，李強祇管癡心，無如狗子凶威所迫，一個女娃兒家，就有志氣，也逃不出虎狼掌握，

何況還有父母全家，安危所關，必不敢與之強抗，照你所聞，李強明早必去，此行頗險，但他性剛胆勇，勸必不聽，我父女任他來去，如何說法，不可攔阻，好在陳氏父女，對他都好，又有救命之恩，他雖有一身驚人本領，毫不外露，年紀又輕，狗子狂傲驕縱，仍當他是一個放羊娃，未和此女成婚以前，定必聽勸，至多受點虛驚而已，龍姑聞言，雖又生出一線希望，心終不放心，暗中跟來，初意此行往返，至少大半日，不料午前回轉，再聽陳四和李強所說的話，越發歡喜，因見李強，悲憤神情，知爲玲姑而發，自然不無妬念，李強聞言，見龍姑一雙妙目，黑白分明，注定自己，似嗔似喜，猛想起近一年多，藏羊山洞中的草料山糧，常似此預計所留，要多好些，初意羊吃太少，偏又那麼肥壯，心甚奇怪，照此口氣，分明龍姑暗中相助，不是背後尾隨，便等自己去後，代爲放青，或是多割糧草，存洞備用，妙在行動隱祕，不令人知，雖有兩次，發現可疑痕跡，和女人影子，略爲搜尋，因其藏得巧妙，不曾發現，以爲不會有人跟來，也就放過，想不到是他所爲，由不得心中有些感動，笑說，龍妹，我真虧你，以前幫了我多少次的忙，我會一點不知道，怎對得起人呢，龍姑見他，詞色感奮，面有愧容，忽然想起老父之誡，便不再往下說，改口笑道，三哥，你由昨日起，累了一日夜，也該回去歇息了，我們情如兄妹，你整天代我家放羊，就我幫一點小忙，也不算什麼，何況並沒幫你什麼忙呢，李強心緒甚亂，祇顧盤算三日之約，無心多言，略

爲謝諾，使同起身，仲猷早在門前盼望，見二人趕着羊羣，一同走來，愛女面有喜容，問完經過，悄告龍姑，在此數日之內，千萬不可和以前一樣，尾隨在後，龍姑問故，仲猷不答，祇說你聽爹爹的話，包你如願，龍姑因對方，已然有些感動，正在得意頭上，如何肯捨，第二日，背了仲猷，竟和李強明言，一人勢孤，近處放青還可，再如深入後山，務望帶我同去，以免寂寞，就便也可遊玩山景，爲全村的人出力，開闢富源，我非平常女流，如論武功，雖不如你，尋常蛇獸，決難傷我，祇管放心，李強仍是婉言辭謝，並說，龍妹盛意，十分感謝，無如此行甚險，不久我還要深入森林，你一少年女子，如何去得，以前我是不知，想起內有兩次，我被猛獸包圍，不知龍妹，是否同在一旁，此時想起，尙且心寒，現既知道，斷無和你再去之理，如把我認爲自己兄妹，請聽我話，否則，祇好背你行事，去上多少天，查看明了林中形勢，再回來了，龍姑知他說一不二，想起日前所去森林，到處伏有危機，好生愁慮，祇得應諾，李強恐他說話不真，又再三叮囑，說近在山中，發現一件奇事，由我一人往探，決可無害，你如同往，使我徒多顧慮，好些害處，何苦來呢，龍姑忙問，你說的是離此數十里，東南山谷中那片森林麼，那日我在暗中跟去，見你連遇兩次猛獸包圍，心胆皆寒，先恐被你看破，相隔又遠，不及往援，心正惶急，順着崖坡，往下飛跑，不料那些猛獸，全被你一人打死，有的嚇跑，當時心慌，差一點沒被你撞見，過不兩天，我起身稍

晚，沒料到你會半夜起身，追趕不上，又看不出是由何路入山，兩處藏羊洞內，均未見羊，當夜你未回家，真急死人，後聽爹爹說你，明日必回，決無他慮，仍不放心，盼到第二天下午，你才回轉，人已疲極，看着心疼，稍爲一問，語多支吾，恐你疑心，祇得藏在心裏，後來留心，在南山未見再去，可是每隔些日，必要突然失蹤，最多時，竟隔兩日才回，心思又巧，捉摸不定，簡直拿你無法，每一想起就耽心，你方才所說，可就是那地方麼，李強驚道，東南山森林，你也跟去過麼，果然被你料中兩分，二妹如不聽話，還要跟我，祇好住到別家去了，寵姑見他，板着臉說話，甚是發急，連忙分辯，說三哥出去，祇不瞞我，我就不去，有個一定地方，好歹也叫人放心，李強見他眼花亂轉，珠淚欲流，忙笑勸道，二妹好意，我必遵從，祇不可向人洩漏，不過，我這人不說虛話，最近數日之內，也許隨意行動，二妹不要過問，過了這幾天，無論何處，必與二妹商量如何，寵姑看出李強，詞色誠懇，關心自己，遠甚從前，也頗喜慰，料知必有背人之事，無奈性太剛強，再如違他心意，必遭不快，剛點頭應諾，忽想起陳四別時之言，心又一酸，方想開口，又覺勸說無用，想了一想，忍不住笑說，三哥知我謹慎，不多言語，但我知你，將來關係全村人的安危禍福，不是小可，望你遇事保重，別的話我也不說了，李強深知寵姑，聰明渾厚，此言是爲赴約而發，不禁臉上一紅，慨然答道，我向來說話算數，不畏艱危，何況無什相干，盛意心領，祇管放

心，所去如是近處，二妹無事，必請同遊便了，龍姑也未再說，次日一早，李強想起近探森林，兩遇猛獸之事，好些可疑，同時，又發現森林盡頭，還有奇景，趁此兩日閑空，何不再往一探，因知龍姑，雖然言而有信，對己太好，不與說定，萬一又跟了去，豈不犯險，便喚到一旁，設詞探詢，龍姑不料他在約定數日之內，仍會和他商量，好生歡喜，笑答，我知三哥本領高強，天生神力，尋常蛇獸，決難傷你，那多的羊，却是累贅，由我代你放青，我使不去，李強每次探險，均爲羊羣發愁，帶去累贅，須先藏好，又要預儲草料，好些費事，不帶去又恐外人看破生疑，難得龍姑，這等用心，幫忙，連忙謝諾，龍姑堅要同去東南山中，好在不是鶻忙織布時令，乃父又會屢次示意，令龍姑相助放青，忙即謝諾，同到放羊之處，力囑龍姑，不可離開，自將羊洞中所藏刀鏢弓箭帶上，各自上路，往青龍澗趕去，當地僻處東南深山之中，中隔大片森林，地名也不會起，李強原因牧羊採藥，發現林中奇景，和林那面的泉石林野，前後才去四次，中有兩次，途遇猛獸，如非胆勇機警，幾乎送命，但在末一次，遇見野熊時節，因那東西，力大凶猛，以一敵四，本是險極，就仗着身輕靈巧，鏢無虛發，也不應死得那麼容易，事後奇怪，特意往探，走到路上，想起龍姑，對他那樣好法，和前後相待情景，忽然明白過來，同時玲姑倩影，又上心頭，覺着麼可愛的人，落在狗子手內，越想越悲，心情甚亂，信步前行，一路胡思亂想，不覺走進森林以內，正走之間，遙聞

土熊野豬，嗥叫之聲，心中一驚，暗忖身入險境，我怎如此大意，這森林內，野獸甚多，土熊野豬之外，還有虎豹豺狼，逐步都要留心。上次如似今日大意，早已爲豹所殺，連忙握刀四顧，想借大樹遮掩，觀查前行，再用刀斫下樹皮，作爲記號，以免走迷，等尋到青龍澗，查看到底有無人跡，再打主意，不料剛一回顧，便聽石側樹後草響，跟着，便有一條黑影，由深草裏，斜竄過來，連忙一刀斫去，就勢往旁一縱，身才避過，忽聽一聲慘號，那黑影已由身旁竄出一兩丈，撞向一株樹上，倒地不動，過時，因是事起倉促，來勢太猛，惟恐一刀不中，邊斫邊躲，覺那一刀，斫在骨頭上面，並不甚重，這類深林中的猛獸，目力甚強，稍爲受傷，怎會撞向樹上，倒地就死，和那日所殺猛獸一樣，不論刀鏢，打中就死，又死得那麼快法，心中奇怪，仗着煉就目力，過去一看，乃是一條花斑土豹，比狗大得多，形態猛惡，右肩上中了一刀，祇斫去巴掌大一片皮肉，並不致命，怎會死得如此快法，那日初遇獸羣，驚慌過甚，這類獸肉，又不好吃，祇將所中的鏢取回，不曾留意，及見這次，又是如此，再聽前面，猛獸嗥叫之聲，好似有什麼危害，起了騷動，互相驚竄，由近而遠，與平日所聞不同，越生疑心，正想仔細觀查，忽見豹腹下，有亮光一閃，翻轉一看，乃是一把長約尺許的牛耳鋼刀，深插豹腹之內，不禁大驚，越料林中有人，此豹乃他所殺，少時必要追來，對方心意，善惡難測，孤身一人，不無戒心，正待藏向樹後，相機行事，忽聽響動，連

忙閃身回顧，又是兩條土豹，由身後那一片無什野草，略有天光下射的石地上，悄沒聲飛馳而來，前頭一條大豹，已當先縱起丈許高下，離身不過數尺，幸而發覺尙早，差一點便被撲中，慌不迭揚手一鏢，持刀就斫，想借大樹掩避，去掉一個，再殺一個，第二隻發現生人，也同縱起，前豹祇中了一鏢，爲了閃避太急，刀却斫空，方覺豹子靈活難鬥，忽聽同聲怒吼，豹由側面橫竄過去，落地之後，連聲怒吼，滿地打滾，騰擲不已，就勢連發兩鏢，全都打中，兩豹一味亂抓亂滾，也不向人反撲，以爲未傷要害，方想再補兩鏢，連聲慘嗥中，兩豹已相繼橫倒不動，過去一看，各用四爪，緊抱胸前，草地裏多了一個大坑，草已滾平，用刀撥開，細一查看，兩豹身上，均中有一柄同樣小刀，暗忖先死那豹，藏伏近處，突然躍起，撞樹便死，如其有人，早該尋來，如何未見，又待了一會，終無人影，那三口小刀，却是寒光耀目，鋒利非常，越看越愛，本想帶走，又覺此是有主之物，連那三豹，也是那人所殺，不應檢此便宜，便把三刀，插在豹頭之上，仍往前走，經此一來，格外小心，又走數里林更昏黑，如非平日能在暗中視物，直難辨路，李強先後，已來四次，專挑比較漏光之處行走，祇這一段最黑，恐左近猛獸暴起，不時舞刀而行，走着走着，刀光映處，發現樹下有一黑物，一鏢打去，不見轉動，過去一看，正是那日帶鏢驚竄，僅得逃走的一隻土熊，再看傷處，又發現一枝長箭，由此起，沿途均有發現，熊豹青狼，不下二三十條，全是差不多的死

法，所中非刀卽箭，內一小半，所中刀箭，被人取走，身上堆滿蟲蟻，正在密集啃吃，有的傷口，流着紫血，好些地方，已被蟲蟻啃咬露骨，傷處尺許方圓一片，却是皮肉皆全，不見蟲蟻，料知刀箭均有奇毒，否則，不會死得如此容易，等走到日前經過的水塘，死獸越多，好些將皮剝去，有的還帶有刀箭，人却始終未遇一個，正想不出是何原故，忽見臨水樹下，掛着大片樹皮，上寫，來人到此速回，過了明春，方可再來，此時前行，便有險難，獸身刀箭奇毒，見血必死，祇要發現，可全取走，作爲禮物，免你空手回去，如不聽話，須知林中猛獸甚多，何等利害，尙且被殺，况你孤身一人，你明我暗，人數又多，取你性命，易如反掌，我們向不出林，也不願外人來此，念你年幼無知，先禮後兵，再來便是送死，下暑林主人啓，用刀劃成，字甚潦草，文理却頗通順，心想猛獸死得這多，人必不少，又有這等利器，如何能與爲敵，難得有此好意，否則，早遭毒手，想了想不應違抗，但又不肯示怯，大聲說道，此山本非私有，我因採藥，無意之中，發現林那面溪澗瀑布，和一座乾淨高大的石洞，心中喜愛，並無他意，今日來此不易，如能容我，再往一遊，在洞中住上一夜，明早回去，便感盛情，野獸非我所殺，刀箭雖好，無故拿人東西，問心有愧，蒙你厚贈，祇取一刀一箭，以便仿造，將來奉還，真要是不許我過去，便請出面明言，我也馬上就走如何，連問兩次，均無回應，李強原是想和對方見面，故意設法試探，並顯自己胆勇無畏，並不一定強人

所難，及見對方默認，祇得硬着頭皮，穿林而過，在這等昏黑危險，方圓百數十里的森林之中，孤身獨行，林中又有極利害的怪人，和各種猛獸，隨時隨地，均有危機，祇管少年氣盛，慷慨前行，心終不無戒懼，比起方才，還要留心，稍見風吹草動，便自停步凝望，看清形勢再走，一面還要裝得自然，這等走法，自更緩慢，尋到林外石洞，夕陽已早偏西，便就山石坐下，待取乾糧吃飽，再作計較，忽然聞到一股肉香，似由前面洞中飄出，此次來探，便爲上次發現洞中用具，疑有人居之故，心想沿途無什動靜，對方容我到此，決無惡意，既有人在，何不與之一談，忙尋了去，入內一看，仍是空無一人，祇石墩上，放着大塊乾鹿脯，和一瓦砵牛肉，尙是熱的，旁邊石灶內，尙有餘火未滅，另外一張紙條，上寫孺子可嘉，但這森林，不許再來，方才見你沿途留心，我們的人，終未見到一個，當知利害，刀箭送你無須推辭，但須覓地藏好，專爲防身除害，不可落在外人眼裏，煉時也要避人，現已代你取來，放在石榻上面，不可推辭，否則，明春到了時機，也不許你再來了，如想異日相見，結爲朋友，必須取走，還有十幾張鹿豹皮，已先送往林外，包成兩捆，同帶回去，休當無因而至，我這裏世外桃源，沾地甚廣，物產豐富，森林乃是獵場，尙有好的地方，明春遇時，結了朋友，再帶你去，將來彼此互助，許有用你之處，如不過意，明春隨便取點鹽糖，放在林外石崖頂上，作爲交換也可，吃完酒肉，却須離去，林中野獸，已全驚走，更有我們

在旁，決無危險，照你脚程，和我所畫途向，黃昏月上，當可出林，免你家人懸念，再不聽話，就吃苦了，李強看完，見石榻上，果有一包東西，祇二十多枝長箭，露出在外，打開一看，內有兩根皮帶，上有不少皮鞘，插滿前見毒刀，和大包傷藥解藥，另外一張地圖，比紙上所留，還要詳細，心想林中人，不持行踪飄忽，本領極高，難得這等精細，看那用意，對我甚厚，惟恐不受刀箭獸皮之贈，竟代收集包好，趕在前面，並備酒肉，和親弟兄一樣，祇口氣嚴厲一點，又是驚奇，又是感謝，尋偏洞內外，不見一人，祇得照着所說行事，匆匆吃飽，出洞起身，走到路上，因對方不肯出面，祇得走上一段，說上幾句感謝的話，歸途照圖而行，又近又快，走完森林，夕陽還未落山，回光反照，紅紫萬狀，空山寂寂，始終未聞人語，林外大樹上，果吊着兩大捲獸皮，還有一根竹扁担，想起曾和龍姑約定，黃昏前不歸，便各驅羊回去，忙將獸皮挑上，正往回趕，忽見前面山凹中，有人走來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龍姑迎來，見面笑問，二妹怎不聽話，又往尋我，龍姑微嘆道，你不是命人送信，說你日落以前必回麼，這片樹皮，莫非不是你送來的，你那同伴是誰，怎會住在林內，李強接過樹皮一看，果如所言，忙問經過，才知龍姑，因恐李強，又在林中過夜，心中懸念，日已偏西，人還未到，正在自言自語，說這人樣樣都好，就是性情太剛，這等深黑的森林，猛獸又多，偏要進去，勸又不聽，今日如不回來，祇顧你任性胆大，也不知我這一夜，要担多少心呢，隔

了一會，忽聽洞外，響了一聲。跟着，便聽疾風飄然，穿林而去，出洞一看，洞外石上，碎了一塊拳大石，地上放着一片樹皮，上有字跡，大意是說，所盼的人，黃昏前必回，無須愁慮，恐他憂疑，特代送信，以爲李強，林中結有同伴，好生忻慰，在洞口盼了一陣，不見動靜，眼看夕陽已快落山，到處雲烟浮動，當地回家，還有十來里路，回去太遲，又恐老父嗔怪，忍不住順路尋來，趕出不遠，果見李強趕回，還挑着一担獸皮，心中一塊石頭落地，高興非常，李強見他，依依身旁，不住問長問短，神態親切，便將前事告知，都測不出林中怪人，是何來歷心意，照他人多勢衆，無論明暗，殺人極易，對於李強，怎會如此好法，爲何春以後，才許再來，始終不見一人，是何原故，龍姑覺着無因至前，如此重禮，必有所爲，方主慎重，李強笑笑，人生世上，不能離羣獨立，必須人多互助，才有大的力量，便他不送禮物，有事用我，也應惟力是視，何況這等好法，獸皮雖貴，尙在其次，刀箭却有大用，既然推辭不掉，我已答應人家，且將刀箭藏好，獸皮帶回，交與伯父，由他交公，免我破例說謊，過了幾天，我便和你來此同練如何。

五 最難測是女人心

龍姑聽出李強，後日往赴玲姑約會，雖有妬意，但一想到對方已允同行，以後同練刀箭，

便可常在一起，又高興起來，連聲贊好，二人一同回到家中，仲猷見愛女情熱太甚，先頗不快，後見龍姑，固是無限深情，自然流露，李強居然也是有說有笑，面帶感激之容，祇不時還在出神，笑對龍姑道，你三哥累了一整天，該去睡了，有話改日再談，不是一樣，二人聞言，分別歸臥，次日無事，李強因見倪龍姑，自從昨夜同歸，情分越厚，彷彿全付精神，都貫注在自己身上，又值村中少女，閑暇之時，由一清早起，便來相助，隨同放青，二人雖住一處，一同出入之時極少，衆少女早看出龍姑，片面相思，除李強外，不與別的少年，交往說笑，無事時守在家中，看書作針線，步門不出，所作也是李強應用衣物，對方除却見面時，天然帶着的一張笑臉，話都不肯多說一句，俱都暗中笑他癡心太甚，遇到這樣一個木頭人，有時並還拿他取笑，龍姑始終端莊自然，也不理會，昨日見二人，大清早一同出去，到夜才回，當日又同出外放青，並肩而行，神態親密，均料李強已被感動，雙方發生情愛，又妬又羨，龍姑見衆少女，祇一遇上，都帶驚奇之容，心更喜慰，表面却不顯出，互相點頭而過，李強看他暗中得意，知他愛上自己，用情甚專，想起這些年來的心情，好生難過，惟恐誤人，想要開口示意，又恐對方難堪，不忍出口，再一想到明日之約，心亂如麻，表面還不能露出，爲難已極，龍姑知他，當日祇在近處放青，全是爲了自己，恐去太遠，又勞跋涉，笑道，三哥，我們去遠一點可好，李強笑答，昨日太累，反正無事，就在近處也好，龍姑原

意稍爲走遠一點，免被別人看去，說話也方便些，李強不肯，祇得罷了，到了飯時，李強想要回去，龍姑笑說，近來羊羣越多，趕來趕去，也討人嫌，這裏水碧山青，今日天氣又好，莫如由我回家取來，在此同吃，多怎野趣，李誠從小便受兄教，不是萬不得已，不肯拂人之意，何況對方，待他那等熱忱，這一早本是敷衍，巴不得龍姑走後，好想心事，聞言笑諾，龍姑含笑走去，待了一會，李強偶一回顧，見龍姑穿着一身紅衣，繞行林樾之間，不時回望，見自己看他，立時揚手示意，當地紅樹青山，風景明麗，龍姑又換了一件新衣，娉婷倩影，掩映花樹泉石之間，看去和畫圖一樣，方覺此女，實是溫柔多情，貌也端麗，樣樣都好，再一回憶玲姑幼時相聚，又是一番情況，將來不知有無聚首之日，正在感慨心酸，遙望鄰近一路的山道上，一匹白馬，上坐一人，如飛駛來，相隔約有十餘丈，忽然越溪而過，順着大路，往前馳去，那馬來勢絕快，蹄聲不響，彷彿未釘馬蹄，馬背上人，是個短衣大漢，頭戴一頂大草笠，緊壓前額，所去又是陳家一面，不禁多看了兩眼，方想這真是人強馬壯，怎會由青龍澗那面山路走來，先當山中採藥的人，由青龍澗谷口山溝側面，採藥回轉，去往西北方秦迪新闢的村鎮之上發賣，但是不應孤身一人，沒有同伴，馬後又未帶有藥材，也許尋常趕路的人，過時在山地裏，繞了一圈山路，正尋思間，那一人一騎，竟往對面鄰近桃源莊的一條山溝中駛去，知那地方，又僻又險，盡頭處，危崖高峻，無可通行，玲姑的家，便

住崖後，前日赴約，便由此路翻崖而過，來人到此作什，方疑把路走錯，還要退出，否則，馬不必說，大漢除非和自己一樣，天生神力，身輕如燕，又慣爬山，才能攀援過去，這條山溝，因是死路，老賊父子，至今不曾設防，來人這等亂撞，如被土豪爪牙發現，加了防備，明早前往，豈不討厭，心方一動，猛瞥見那匹又高又大的白馬，已由原路退回，其行如飛，兇眼便由面前大路經過，順着來路山徑，飛馳而去，歸途更快得出奇，一路竄山跳澗，昂首奔騰，鬃尾迎風倒立，四蹄翻飛，不消半盞茶時，便駛出老遠，這等高大神駿的快馬，從未見過，過時，又看出馬背上，掛着大盤長索，還有幾點亮光，閃閃映日，相隔尙有三數十丈，馬行太快，看不出是何兵器。馬背上人，却是不見，一時好奇，趕往高處遙望，那馬已馳入往青龍澗森林山溝之中，好似認路，絲毫不曾停留，再往前便被崖溝遮住，不見踪影，隨聽遠遠兩聲驕嘶，隨風傳來，暗忖，對面是條死山溝，那人來時，好似輕車熟路，直馳入內，事已可疑，那馬又捨主人跑回，過時，曾見馬繮挽在馬背之上，不似溜走，這等千里良駒，自必愛護，相隔那遠，歸途還要乘騎，大漢並非土人，斷無到了地頭，任馬自去之理，何況所去之處，是條死路，崖那面地勢偏僻，祇有陳家，和自己幼時舊居，此外便是兩家所種田園，和一些樹林，大漢來此做什，這片危崖，如何過去，越想越怪，四顧日光近午，過岡商客行旅，因那一帶，兩邊山野，並無村落房舍，中間又隔着好幾里長的黃牛坂，一條高岡坂

道，來去的人，均在土豪所關村鎮，和離此七里的官柳溝鎮上，打尖歇腿，吃飽再行過岡，照例中午時節，官道上清靜靜的，無什人跡，天時又熱，至少要到午後未申之交，才見人迹，越想越奇怪，便往陳家崖後山溝趕去，相隔祇一里多路，一會趕到，走到盡頭危崖之下，那有人影，料知大漢，必已翻崖而過，也許陳四近年所交藥商，偏又不走正路，來勢太已詭祕，加以玲姑，久別重逢，日夜相思，到了崖下，便不捨回去，想起大漢可疑，看那來意，分明知道此時雖是白天，中午時節，大路上無人往來，所有商客，和桃源莊那般爪牙，全在鎮上交易，無人到此，出其不意，趕來尋人，看似行險，實比清晨暮夜，還要穩妥，不會被對頭警覺，心上人就在對崖居住，大漢行動如此詭祕，想必也是土豪對頭，何不乘此時機，過崖相見，正待上援，忽又想起心上人，性情固執，約定明日清早，提前往見，難免不快，萬一狗子，也在他家，突然撞上，豈不惹事，哥哥行時，那等叮嚀告誡，如何連日神魂顛倒，違背當初對兄長的諾言，爲一女子，輕身犯險，還在其次，全村生命財產所關，我如失閃：哥哥未回，豈不斷送，就爲心上人，與狗子拚命，不問死活吉凶，也應捱到大功告成之後，此時理應忍辱負重，怎麼糊塗起來，心中一驚，剛往下跳，走出不遠，心中戀戀，重又立定回望，深谷無人，危崖壁立，心上人共祇一崖之隔，渺如天河，不能相見，還在其次，最可氣是，還有一個情敵，秦家狗子，每日虎視眈眈，玲姑爲了父母安危，不能不與敷

衍，自己孤孤單單，望崖悲怨，他却絲毫不知我相思之苦，也許正和仇敵一起，遊樂飲食，都在意中，越想心越酸，正自咬牙切齒，心中難受，忽有一物，當頭打下，心靈眼快，一閃避開，見是一個小泥團，已然破碎，抬頭一看，不禁狂喜，原來離頭七八丈，危崖缺口上，站着一個黑衣少女，正是日夜苦戀的心上人陳玲姑，忙趕過去，還未近前，玲姑已頓足搖手，低喝道，你這人怎不聽話，誰叫你此時來的，李強恐他發怒，忙分辯道，我本不來，因見一個大漢，騎馬到此，馬却放回，趕來探看，人已不見，料他翻崖過去，心中奇怪，本想過崖，恐狗子也在你家，於你不便，正往回走，你就來了，我可能上去，和你說兩句話麼，玲姑氣道，這些閑話，說他無用，既答應你，明早見面，多麼艱難，也不違約，此時却是不行，還有我二人交情祇此，想要再進一步，絕對不能，你不知道，前日見那一面，有多麻煩呢，快些回去，我不能在此久停，他一會就來我家，被他撞見，你就不了，本想今日，和你把話說完，恐有差錯，你也不肯死心，請明早來好了，說罷，轉身就走，李強還想問大漢何人，可是來訪你家，爲何神情詭祕，玲姑已不見影子，低喚了兩聲玲姊，未聽回應，想起自己，滿腔熱情，對方却比前日見面，還要不如，那日當着狗子，還借說話，眉眼示意，今日背人相見，反到沈着一張臉，全無相見驚喜之容，始終疾聲厲色，沒口好氣，匆匆說完，轉身就走，並無絲毫留戀憐惜，就算狗子凶橫勢盛，無異虎狼，背人之時，難得有此機會，也

不致如此胆小害怕，越想越覺對方受人威逼利誘，已變了心，不禁心中一寒，直冒冷氣，再一回憶龍姑慇懃體貼，柔情款款，盡心愛護，無微不至情景，兩兩相形，何殊天淵，呆立了一會，越想越酸，垂頭喪氣，正往回走，偶一轉念，又覺玲姑，前日礙着狗子，不敢交談，意思甚好，如其味良，違背昔年分手時的盟誓，也不會一再約會，許因自己情熱太甚，性剛胆勇，恐惹亂子，彼此不便，故示冷談，好在明日還要見面，有無真心，當可看出，真要人得不到，連心也得不到，索性把全付心力，獻與全村，然後逐漸推廣，使我所到之處，無論何人，均享安樂，死而後已，剛一轉念，又想起龍姑的癡情熱愛，將來如何了局，心正煩亂，猛一抬頭，瞥見龍姑，在前行走，相隔祇七八丈，忽又轉身迎來，一看地形，才知人早出谷，走向大道之上，忙趕上去，未等開口，龍姑已先笑道，三哥怎的走開，菜都涼了，李強見他，雖是笑臉，目有淚光，眉宇間隱含幽怨，料是久候自己不歸，暗中掩來，恐被看破，正往回走，見已回轉，重又轉身迎來，回憶前情，越發愧對，忙陪笑道，二妹，我真對不住，祇顧追人，忘了吃飯，你想必餓了罷，隨說經過，龍姑見他臉漲通紅，忸怩抱歉神情，心氣一平，微笑答道，你說的全是真話，那馬我也看過，果是可疑，我回家多炒了兩樣菜，還怕你等久腹飢，趕來人已不在，惟恐菜冷，才自尋來，我並不餓，快吃去罷，李強見他，依傍身旁，笑語從容，仍是那麼溫柔良善，走到一看，提籃共是三隔，除昨夜留下的月

犒雞肉而外，又炒了兩樣自己愛吃的蔬菜，內中一味，乃是自己最愛吃的烤筍，爲了自己食量大，樣樣豐滿，飯菜均用盆碗蓋住，十分精潔，心更不安，笑問二妹，今日爲何盛設，蒸饅之外，還有米飯，此時那來的鮮筍，又如此嫩法，龍姑見他，吃得香甜，贊不絕口，不似有什心思，滿臉感激之容，方才愁雲，全數掃盡，聞言笑答，我因和三哥頭一天相對吃飯，難得昨日又逢全村例犒，留有不少葷菜，今春出筍時節，知你愛吃嫩筍，代你做了許多筍脯，又用瓦盆和鑊子，挑那背陰處的筍苗，將他罩上，那筍不見陽光，又受重壓，便在裏面，盤曲生長，不會成竹，隨時取用，全是嫩筍，祇是不能再見風日，否則變老成竹，不能吃了，初次試驗，想不到得了許多嫩筍，掘出土來，現吃現烤，吃在嘴裏，又嫩又香，要不，我怎會老早就回去呢，李強見他，如此聰明用心，無論何事，都是那麼沈穩莊靜，做了再說，永不自誇，越想越覺龍姑心性爲人，無一不好，竟把方才心事忘却，又當腹飢，對方再一慫恿，吃得更多，剛一吃完，龍姑又由末層籃內，取出大壺濃茶，又是本山絕頂雲霧中所產的白雲苗，李強驚問道，此茶最是珍貴稀少，每家分得不過數兩，近來人多茶少，更難分到，那裏來的，龍姑笑答，今春分茶時，爹爹見你愛他，便將自己那份，與你留下，我知爹爹，也愛吃茶，祇將我那份與你，不料被人聽去，有那受過你的好處，而又大方的人，紛紛送來，推謝不掉，我恐你知道，定要退回，又經來人，再三勸說，情願不賣給桃源莊，

茶分到手，便送與你，我因此茶，最能明目，專解山嵐毒霧，你去年在山中染了邪毒，頭暈煩渴，一吃就好，拚着見怪，代你收下，共有一斤多呢，你不怪我冒失麼，李強想了想，答道，二妹對我這等好法，那有見怪之理，不過，此茶明目治病，最是難得，秦家父子，當成寶貝，每年拿許多有用東西來換，有多少，要多少，他們送我不甚過意而已，龍姑笑道，你由早到晚，常年在暗中，爲全村出力，多得一點茶葉，也不爲過，何況出於自願，來意甚誠呢，李強便未往下再說，二人同坐半坡草地之上說笑，到晚方歸，大漢始終不會再見，均甚奇怪，龍姑初和心愛的人，一同遊玩，固是興高彩烈，便李強初次遇到這樣溫柔體貼的愛侶，也覺溫情無限，比起幼時，和玲姑一起，又是一種况味，幾乎把滿腹心事，也全忘掉，次早應赴玲姑之約，事前早和龍姑說定，並未告知，半夜起身，悄悄走出，到了路上，回顧斜月光中，房後崖上，坐着一個少女，知是龍姑，暗忖此女，真個情癡得可憐，明是知我將往赴約，借着望月，在彼窺探，有心回去，勸其歸臥，又恐多延時候，祇得狠一狠心，往前馳去，當地雖玲姑家中，尚有七八里路，中隔官道，必須在天明前，翻崖而過，才不致被人覺查，李強由定約起，好不容易捱到日子，惟恐去晚，仗着脚程輕快，不消片刻，便達崖下，尋到崖缺口，側耳一聽，上面靜悄悄的，仔細查看，也無人影。匆匆援崖而上，玲姑尙還未到，先頗失望，覺着對方情薄，好容易難得見面，理應在此相待，如何還不見到，及至仰望

星月，離明尚遠，才知心急太甚，來早了些，心想早到總好，省他等我，便尋一山石坐下，盤算見面時，這一肚皮話，如何說法，誰知等了一陣，終無動靜，俯視陳家後園，就在右首崖下，玲姑臥房，也在那裏，眼看天已快亮，人還未來，越等越心焦，暗忖，玲姊不是不知我的心性，莫非天已快亮，人還未起，有心下去，又覺此舉，易生嫌疑，玲姑又有改在崖頂相見，說話方便之言，祇得耐心等候下去，漸漸明月西沈，東方有了曙色，正在苦盼，忽聽下面門響，低頭一看，果是玲姑，穿了一身短衣褲，開門走出，去往竹林後面，心中大喜，滿擬必要尋來，誰知頭也未抬，自往房後小屋走去，知其入廁，不便呼喊，祇得耐心靜候，又待了一會，才見玲姑，從容走過，忙即趕往崖口，拾了一塊泥土，待要拋去，玲姑已走到自己房前，忽似想起一事，停步回望，見李強在上，先將手連搖，不令走下，近前低聲悄語道，你來到早，等我梳洗完了再來，有好些話，要和你說呢，李強一聽，對方不會早起等候，反說自己來早，心有些涼，聽到末句，又覺心上人素來嬌慣，也許近來不愛早起，既有許多話說，可見不會忘了自己，心又熱將起來，正想開口，玲姑說完，把手一揮，已自走去，又等了好些時候，不見走出，心想，此時天已大亮，你我雖是通家至好，背人私見，終有嫌疑，這一面如此艱難，光陰何等寶貴，如何去了這多時候，心中怨望，又不便下去，掩在樹下，等上一會，又去崖前探頭窺看，似這樣，往來跑了好幾次，正在心煩意亂，忽聽玲

姑，嬌呼爹爹，隨聽父女二人，爭論之聲，正恐乃父胆小怕事，不令出見，心中氣憤，玲姑忽然走出，周身衣履全新，頭髮也甚光潔，緩步走來，到了崖下，沿梯而上，李強見他，行動遲緩，來得又慢，又愛又恨，心想這等寶貴時光，和我多見一會，暢談些時，豈不是好，無故梳頭換衣，許多耽延，豈不可惜，心正怨望，玲姑已離崖口不遠，因先搖手，不便過去，剛低喚得一聲玲姊，玲姑已嬌嗔道，你也不拉我一把，這還有好幾尺高，沒有梯子，我如爬上，剛換衣服，不礙了麼？話未說完，李強已忙趕過，低頭伸手，把玲姑雙手抓住，輕輕一提，便到崖上，方覺心上人，這一雙手，纖細涼滑，入握如棉，玉膚映雪，又細又嫩，新裝之後，比起上次相見，更加美豔，幼時雙方握手親密之情，如在目前，心中喜極，把方才滿腹怨望，完全消個乾淨，正在呆看，玲姑忽把手一甩道，這裏不是講話之所，崖那邊松林中，清淨得多，不會被人看見，說罷，領頭先走，李強連忙追上，並肩同行，一路細看玲姑，年已成長，經過晨粧，陽光之下，宛如朝霞映雪，倍增光豔，越看越愛，幾次想要開口，均不知說什話好，到了林內，同尋山石坐下，玲姑見李強，一雙黑白分明的俊目，注定自己，一言不發，笑問道，我知你非見我不可，有什麼話，說呀，李強此時，心亂如麻，見人以後，反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玲姑又問，李強才接口道，玲姊，你我一別多年，才得相見，我想了一肚皮的話，暫時竟無從說起，坐上一會再談罷，玲姑把嘴一撇道，你肚子的

話，我全知道，還不是以前那一套，光陰不多，閑話少說，最好說點正經的，李強一肚皮的熱情熱愛，爲對方豔光所奪，加以處境艱危，暫時不能兼顧，明知心上人，必落虎狼之手，偏又無法保全，雙方分手時，年才十四五歲，雖然耳鬢斯磨，笑言無忌，一別多年，彼此成人，以前親密的話，不能暢言無忌，本就難於傾吐，再吃玲姑這幾句話一說，越發難於出口，呆了一陣，強笑問道，你我見面，何等艱難，我半夜起身，來此等候，又不敢下去喊你，玲姑怎起得這晚，又有許多耽擱，玲姑幼時，專喜挾制李強爲樂，不容違忤，聽出口氣埋怨，不禁氣道，剛說難得見面，又埋怨人，莫非大早起來，專爲你埋怨的麼，深更半夜，我不比你們那邊的姑娘，力大耐勞，善於爬山，就起得早，這麼陡的山崖，又背月光，如何走上，你又不能下去相見，致於你那一肚子的話，不必你說，我也知道，天已不早，我費了許多口舌，爹爹才許和你私見一面，如無話說，就要說我的話了，李強見他，還是當年有我無人的性情，雖和自己，玉肩相並，同坐一起，毫無嫌忌，口氣神情，却不似小時那樣親切，心方有些失望，玲姑忽伸玉手，朝頭上拂了兩下笑道，我看你，簡直成了野人，這一頭的灰，那裏來的，還有兩片樹葉，李強見他，時噙時喜，丰神無限，纖手微抬之間，露出一段白藕一般的皓腕，端的玉膚如雪粉鑄脂凝，袖口內又不時傳來一股溫香，由不得心中一蕩，重又熱起，一時情不自禁，回手一把，將纖腰摟住，軟玉溫香，剛一入抱，猛覺此舉輕

薄，恐遭嗔怪。想要鬆開，不料玲姑毫無不快之容，反就勢倚在李強懷內，代爲拂拭頭上塵，又取手絹，爲之擦臉，李強初涉溫柔，覺着通體血脈債張，心頭怦怦跳動，抱持越緊，望着玲姑，倚在懷內，仰望自己，秋波瑩瑩，皓齒嫣然，玉貌花容，嬌媚絕倫，越發愛極，忍不住低下頭去，朝臉上親了一下，正自心神陶醉，如在夢中，玲姑忽把手一推，掙坐起來，轉身笑問，你夠了罷，我還有話說呢，李強不知何意，自覺心神恍惚，如醉如夢，又是感激，又是高興，忙道，玲姊，有話請說，我爲你肝腦塗地，均所心願，玲姑接口氣道，以爲你這幾句話，是對我好麼，我恨極了這些話呢，李強不知何意，忙分辯道，下次改過，不說就是，玲姑笑道，你如聽話，今日就讓你親熱個夠，祇要不起壞心，全都由你，別的不說，好歹也報答你一點救命之恩，李強此時，被情絲綁住，神智已昏，急切間，又不知對方心意，祇當兩心如一，情深愛重，再見玲姑說時，把右腿抬起，差不多快要搭向自己膝上，想起昔年，最愛他這一雙底平指，其白如霜的玉足，屢想撫摸而不可得，如今長大，比前祇更可愛，竟會放在自己面前，又聽玲姑許其親熱，也未細想，試伸手一握，果未抗拒，正待溫存親熱，玲姑笑道，你不要忙，不肯聽我的話，還沒有回復我呢，李強心中迷戀已極，如何肯捨放手，忙答，玲姊的話，那有不聽之理，你說好了，玲姑見他，左手握着自己的腳，右手試探着又想摟抱過來，熱情如火，自然流露，臉也漲得通紅，人是那麼英俊，穿得

雖然破舊，并掩不住那颯爽英姿，也頗有些感動，由不得嘆了口氣道，你真是我冤孽，我有什麼好處，值得你如此愛法，既肯聽話，我就由你，隨說，身又微側，二次倒向李強懷內，互相摟抱一起，任憑李強，盡情親熱了一陣，幾次欲言又止，李強見他這次，比前不同，一任自己親熱撫愛，祇將秀目微閉，似害羞不害羞的神氣，愛到極處，直恨不能把兩個身子，溶成一起，再不一口水吞將下去，才對心事，正在難割難捨，不知如何愛法才好，忽見玲姑，媚目微啓，現出兩點淚珠，不禁慌道，玲姊，恕我無禮，我不敢了，正要鬆手，不料反被玲姑雙手抱緊，知未見怪，心中一放，重又假着玲姑的臉，邊親邊問道，玲姊，不要傷心，爲了何事，你快說呀，玲姑悽然答道，你對我如此情深，叫我怎麼忍心出口呢，李強大驚問故，玲姑忽把眼淚擦乾，問道，我已由你稱心快意，方才答應聽話，我知你言而有信，却不可更改呢，李強忙答，那個自然，玲姑隨說經過，與處境之難，和自己的心意，話未說完，李強已把手放開，聽完，好似一盆冷水，當頭澆下，心中一急，幾乎暈倒，再一轉念，忙把心神鎮定，想了又想，強打笑臉，從容答道，我當然說話算數，既然如此，祇要玲姊，不辱狗子虐待，或是想到我時，我必惟力是視便了，玲姑滿擬李強聞言，定必悲憤，不料這等神態，反到呆住，略一尋思，把足一頓，嘆道，此是我的苦命，來生有緣，再報你的深情，天已不早，請回去罷，說罷，雙手微伸，想任李強親熱一陣再走，李強竟如無覺，道聲

玲姊珍重，我去了，玲姑看出對方，傷心已極，也自不忍，想要喊回，再談一陣，又恐勾動情腸，想起自己負心，好些愧對之處，心正不安，李強忽又回轉，笑說，崖口梯子太短，可要我扶你下去，好在祇此一會，除却玲姊尋我，不會再來的了，玲姑脫口答道，我嫁此人，本非心願，以後我祇要制得住他，遇見機會，仍可暗中相見，方才所說，並非從此不見，我一薄命女子，除却幾分顏色，尙堪自信，論我爲人，又無志氣，又無良心，實比別人，要差得多，你爲我傷心，何苦來呢，李強自聽玲姑最後之言，人已清醒過來，心雖氣苦，分毫不令顯出，聞言神色自如，從容笑答，玲姊多心，此時我心已無他念，時已不早，請回去罷，玲姑邊走邊答，此時路上往來人多，秦家打手，連日奉命打狼，常時經過，恐被撞上，可要等到中午無人之時再走，李強笑答，多謝玲姊好意，自信這般惡奴，犬狼一樣，尙不能奈我何，請自回罷，玲姑見他，英姿颯爽，儀表非常，和狗子一比，實在高得太多，回憶方才相愛情景，也自戀戀不捨，立定氣道，你不要裝腔作態，故意氣我，你還不是有個後補的人在，那裏，打算從此不再理我，當我不知道麼，我固然負心，對你不起，却不知道我那處境，有多難呢，李強聞言，心方一軟，忽又想起，方才對方所說的話，玲姑一個弱女子迫於狗子威勢，還要顧到自家安危，自然難怪，但他談到狗子，已不似那日口氣，並有過門之後，祇要新村不記舊仇，便當設法，使雙方化敵爲友之言，全不想到秦氏父子，殘虐土人，罪惡如

山，分明威迫之外，又受利誘，自己心已寒透，話到口邊，忙又忍住，玲姑見他，微笑不答，知已激變了心，賭氣說道，你不理我更好，彼此都少煩惱，說時，已到崖口，李強照樣伸手，助他下去，和方才一樣，關切愛護，玲姑心又一活，回首媚笑道，好弟弟，請你不要怪我，將來自見人心，李強未答，忽聽陳四，高呼玲兒，似有怒意，忙把手鬆開，玲姑到了下面，又回頭向上揮手，連說了兩句三弟保重，李強天生至性，經此重大激刺，表面鎮靜，心如刀割，聞言祇好點頭苦笑，轉身走不兩步，忽聽陳四父女爭論之聲，心想玲姑莫要爲我受責，忍不住立定，想聽下文，剛掩往樹後，便聽陳四大聲說道，玲兒，你受迫違約，保全父母，自是無奈，這麼好一個少年對你癡心癡意，新村那多少女，個個對他看重，終日一起，全不理睬，一心一意，守定了你，就不念昔年情分，也應念在日前救命之恩，告以真情，莊重相對，如何還要藕斷絲連，引他想你，這樣豈不害人，玲姑先爭論了幾句，語聲較低，不會聽清，隨聽陳四接口道，前日你對他尚有幾分真情，昨夜又說，此舉想絕他望，免得將來害他，故此不會攔你，可是前日你已答應小狗，並有一半，出自心願，這等作法，早晚豈不惹事，誤已誤人，玲姑忽然抗聲氣道，實不瞞爹爹說，起初我雖恨極秦家小狗，不肯嫁他，自從前日，看出他性雖凶暴，對我處處服低，他家日子，又那等舒服，今年作了莊主，更是樣樣稱心，這才點頭，但是李家三毛，從小就和我好，分手時節，爲了雙方年幼，

誰也不肯去向大人稟告，祇在私下定約，後來才知他哥哥，看出此事，已向爹爹求親，並還交了聘禮，我已打定主意，非他不嫁，此時中變，出於意料，本想和他斷絕，方才見面，越看越覺他好，除新村那面人，日子勤苦而外，如嫁此人，再好沒有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再害羞，我雖嫁與別人，却不願人嫁他氣我，不過說了幾句好聽的話，爹爹近一月來，也幫秦家說話，如何怪我一人，李強聽得畢真，對方心意，已全明白，不願再聽下去，把牙一挫，便自回走，還未下崖，便見谷口，有女子人影一閃，料是龍姑，暗中跟來，心更難受，連忙下崖趕去，出口一看，路上往來行人車馬頗多，龍姑不見，知他不放心自己，暗中跟來窺探，又恐看破，見將回轉，已先避開，且喜不會遇見敵黨，匆匆趕回，到家一看，龍姑未回，仲猷說是天明起身，人已不在，你二人怎未一起，羊也不會放青，李強便把赴約回來，曾見龍姑人影一閃，也許尚在途中，仲猷先聽愛女未與一路，本有愁容，聞言才放了心，又見李強神情，微帶沮喪，知其喜怒不形於色，料是玲姑負心背盟，將嫁狗子，試一探詢，李強含糊答應了幾句，心念龍姑，用心可憐，又恐仲猷愁慮，忙答，我尋二妹，再回放青，說罷，匆匆走去，其齊龍姑，已由小徑穿林而來，不料李強腿快，仍是先到，祇得暫停，方想這次尾隨，未被發現，忽見李強，和老父匆匆問答了幾句，便去尋找自己，神情慌張，似頗關切，心中暗喜，恐其撲空愁急，跑冤枉路，忙由林中跑出，先朝仲猷，打一手式，隨後追去，高

呼三哥快回，我未走遠，李強聞聲趕回，仲猶也自迎來，龍姑剛問三哥何時出門，我怎不知，仲猷接口笑道，你們這些癡兒女，將來如何是好，你恐三哥涉險，暗中跟去，他回時已然看見，何苦又說假話，龍姑見被老父說破，臉上一紅，氣道，爹爹真愛說我不好，多急人呢，過天再說真話，人家也不相信了，仲猷笑道，是非真假，久而自明，你三哥以後才信你呢，李強見龍姑，素來端靜，爲了隱事，被乃父說破，不好意思，神態口氣，十分天真，另具一種嫵媚靜好之態，耐人尋味，本心便覺他好，加以連日這番情意，相處親密，再又想起方才玲姑相待情景，心中一酸，由不得更生好感，從旁笑道，二妹端莊嫵靜，言行如一，此舉全爲我好，那有不信之理，仲猷含笑點頭道，你兩個哥哥妹妹，情如手足，越來情分越厚，我也少了心事，快些吃完飯，一同放羊去罷，不久就要分羊，全仗賢姪出力，我們掌管羊，又多又肥，全村誇獎，大家都有面子，不是好麼，李強聞言，心中一動，想要開口，又覺不便，祇得罷了，雖然滿腹悲憤，無奈龍姑，情意殷殷，形影不離，其勢不忍獨行，由此起，二人同出同入，成了慣例，不久便聽人說狗子秦迪，不等陳家所約年限，磨着老賊秦十，交與全權，就便完婚，把玲姑娶到家中，夫妻十分恩愛，狗子那麼陰險凶橫的人，竟聽玲姑的話，跟着，陳四陪着趕集，與李強帶來一信，大意是說，寒家德薄，好些事出不已，且喜秦迪新婚頭上，尙聽小女之言，暫時數年，當不致與新村爲仇，請自放心等語，李強看

完燒掉，祇和仲猷父女，說了幾句，也未向外洩漏，光陰易過，忽又新春，想起林中怪人之約，便和龍姑商量，欲往一探，龍姑先見狗子，作了村主，比乃父平和得多，不似以前，常命奸細，來此窺探，森林到處奇險，猛獸又多，想起以前經歷，便自胆寒，婉言勸阻，李強笑道，人心難測，狗子新得美妻，自然不暇害人，我和狗子，見過兩次，早看出他狼子野心，凶狠陰毒，年輕任性，將來祇比老賊秦十更凶，豈可不防，陳四來信，好似暗助我們，實則是念哥哥屢次幫他大忙，又是近親近鄰，平日交厚，知我弟兄，不大好惹，狗子多不好，是他女婿，論他本心，祇想雙方化解，雖無惡意，却沒想到桃源莊，那般土人，受的是什罪孽，我們更是未來大害，一個不巧，便有滅村之禍，林中怪人甚多，均有極高本領，起初爲了無因而至，我也防他，直到今春，毫無動靜，可見是些隱迹深山的異人，還有去年去往陳家的騎馬大漢，也由青龍澗那面跑來，到了陳家，並未再見，兩次往見玲姑，均未及問，也許於此有關，此時正當我們，居安思危之時，如何可以大意，不過林中太險，最好由我一人前去，以防萬一。

六 兩心如一

龍姑微嘆道，三哥老拿我當個無用的女娃，以前你自信我不過，這半年多，常在一起，

也打了好多次獵，本領雖比你差得多，尋常蛇獸，也難傷我，我又比你細心，連驚險的事，都未怎樣遇過，你一人耳目有限，有我在旁，到底添個幫手，眞要有什凶險，禍福與共，我更喜歡，萬一有什不測之事，不說別的，祇要過了十天半月，不見你人回來，我早急死，也不怕你看輕，我不似別人那樣，心志不堅，易受搖動，已早打定主意，不問你把我當成兄妹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反正死活都在一起，永不分離，莫非你那麼聰明的人，還看不出來，李強早知寵姑，情有獨鍾，無如玲姑改嫁以來，萬念皆灰，一心一意，把全付心力，爲同村土人，謀求福利，已定終身不娶，祇爲寵姑情分太深，不忍明言，引使傷心，於是遷延下來，老想遇見機會，婉言解勸，誰知雙方相處越久，情分越厚，寵姑人又莊靜，祇管情深義重，除却出入相偕，不肯離開，不帶半點輕狂，也未表示過一點意思，始終沒法出口，繼一想，難得雙方，志同道合，將來率性結爲兄妹，也是一樣，近兩月來，細查寵姑，不特心細胆大，毅勇耐勞，不畏艱難，每日隨同自己，背人苦煉，武功體力，更是強健，飛刀投箭，已然百發百中，最難得是兩心如一，無論多麼艱難險阻的事，隨同下手，從無倦容，委實是個極好幫手，他固不肯離開自己，偶然因事分離上個把時辰，也自想念，彷彿少了一件重要東西，無他在側，無形中少去一種力量，好些不慣，尤其近半年來，無論飲食衣物，均由對方照管，不用自己分心，成了習慣，平時不甚在意，去冬度歲，寵姑料理家事，年景，有三四

日，未在一起，又病了兩天，便覺孤單無趣，好些不便，當日原因森林之行太險，又當仲春草長之時，林中除大量猛獸而外，更有蛇蟒毒蟲，恐同犯險，故加勸阻，本心沒想離開，及聽龍姑這等說法，分明生死相從，除自己外，誓不再嫁，想起前後經歷，好生惶急，但又不忍明言見拒，自吐心志，龍姑見他呆住，微笑問道，你討厭我麼，李強雖然心志堅強，說一不二，無如男女相處，易生情愫，何況對方，品貌端麗，情深一往，雙方心志相投，身又孤單，忽然多此一個有情有義，照護周至的知心伴侶，人非木石，早已感動，無形中早種下愛根情苗，不過激刺太深，胸有成見，尚未打破而已，及見龍姑說時，雖帶笑容，眉宇間隱含淒苦，秀目流波，似有淚意，心中老大不忍，忙接口道，二妹不要多心，我是在想森林黑暗危險，怕你受傷，不大放心，像你這樣能幹胆勇的女中英雄，那裏找去，你又對我極好，心中祇有感佩，如何會有討厭二字，實不相瞞，以前我雖蒙你照着，不似這半年來親近，好些事，都是自己動手，尤其那一羣羊，要分却我不少精神，每次入山，先要把他藏好，還須費上兩天功夫，存下吃的，還不能走得太遠，人更孤單，遇事連個商量的人都沒有，自從有你一路，樣樣方便，省事省力，不論多遠，都可以去，走到路上，說笑高興，也不覺悶，說句笑話，這都是你慣的，害得我離開你，還不行呢，話未說完，龍姑兩行清淚，已忍不住，掛了下來，李強不知龍姑心中感動，乃是喜淚，心中越慌，不知如何安慰才好，由不得把手一

伸，搭向龍姑肩上，方覺對方肌體豐柔，但有一種彈力，比起玲姑，又自不同，龍姑原與李強，並肩斜對，相隔甚近，平日蓄有無限熱情，吃對方伸手一搭，少女嬌羞，初受溫存，心中亂跳，頭腦一暈，玉顏紅生，立足不穩，身子往側微歪，李強恐他跌倒，再用手一攬，龍姑心情迷惘，由不得就勢側向李強懷內，羞得低着一顆頭，不敢抬起，男女情愛，原重含蓄，尤其初戀時節，暗中具有一種極微妙的熱力，互相吸引，不由自主，稍爲依傍親熱，便有說不出來的情趣，李強創巨痛深，此時雖無他念，心情却極矛盾，一面祇管拿定主意，一面却覺龍姑，可憐可愛，好到極點，尤其春陽之下，抱着這半身軟玉，明知不應如此親熱，但知對方，情癡愛重，誤認自己同樣心意，先不忍自行推拒，使其難堪，愛苗却在無形滋長，覺着對方，實是可愛，也自不捨推拒，祇得任他，依在懷內，把話說完，連問二妹，何故傷心，龍姑低聲答道，想不到你也愛我，話才出口，頭更抬不起來，李強聞言，心中一蕩，幾次鎮靜，想要婉言勸說，無奈口張不開，手更不由自主，抱持越緊，龍姑也漸漸把整個身子，貼向懷內，那一雙豐盈柔嫩，而又有力的手臂，也漸漸隨同抱持之勢，環繞過來，將李強抱住，李強覺着龍姑，雙手抱向腰背之間，也由鬆而緊，前胸緊貼懷內，暖烘烘，柔膩膩的，另有兩個軟玉，具有一種從未經過的情趣，心跳之聲，隱約可聞，不由周身發熱，幾次思潮起伏。想要開口，均沒有那股勇氣，低頭一看，龍姑埋頭懷中，祇見前額，映着朝

陽，帶有一種豔光，秀髮如雲，稀疏蓬起了幾根，少女天然之美，比起那日玲姑梳裝盛飾，又自不同，忍不住低下頭去，親了一下，覺着對方胸前，起伏不停，心口不住亂跳，知其情緒熱烈，又羞又喜，猛一轉念，想起這半年多，朝夕同遊，連手都不會握過，心中的話，尙難出口，對方本是立志委身，誓不他嫁，經此一來，如何還肯嫁人？何況今天，又是我無意之間發動，對方外表溫和，性情剛烈，婚事不成，便不送命，也必從此苦痛，豈不是我害他，想了又想，無計可施，再一回憶，龍姑前後相待情意，村中男女婚姻，原可自主，不似今日這樣親熱，還可遇機設法開導，照此情勢，如何負心，念頭一轉，慨然說道，好妹妹，我真好些對你不起，千萬不可傷心，今日便求妹妹，將來嫁我，但有一件該死的事，必須說在前面，還望二妹，原諒答應，龍姑初受對方溫存，也說不出是喜是憂，是驚是愛，倚在李強懷內，軟酥酥和吃醉了酒一般，正覺心中舒服爽快，什麼念頭都沒有，聞言不禁大驚，正在惶急心跳，聽完末句，才放了心，也忘了害羞，抬頭笑道，哥哥，我樣樣都答應你就是，話未說完，李強見他，淚痕未乾，滿臉驚喜之容，比起平日，更加嬌媚可愛，情不自禁，低下頭去，又親了一下，聽完，越發高興，抱着龍姑，連親不已，口中說道，二妹真好，我真感激你，龍姑也就不再低頭，紅着一張臉，緊閉雙目，任憑李強，親熱了一陣，低聲笑道，三哥有話快說，我想聽呢，李強隨把龍姑扶抱到小石上面坐下，兩次欲言又止，龍

姑笑道，你心中的話，我全知道，那日你們見面所說，我已聽去，祇要人家，有一半分對得起你就行，你不好意思出口，我代你說，李強臉上一紅，想了想，正色說道，二妹不要多心，我無他意，也不是那樣的人，不過……，龍姑接口笑道，天下竟有這樣沒良心的人，也虧他說得出口，受了勢迫利誘，負心背盟，一面還要勾引人家，說他情出不已，將來遇機，仍有重逢之日，嫁將過去，狗子稍爲對他不好，他便設法，先送父母逃走，跟着約你同逃，又叫你這兩三年內，不要尋他，把心死掉，以免兩誤，到了時候，自來尋你，照此說來，狗子對他好，他就和人恩愛一輩子，對他不好，再拿你後補，真太會打主意了：天下那有這等情理，我實真心愛你，祇把對人家的苦心孤詣，分我一半，就心滿意足，無一件事，不可答應，祇你喜歡，也說不到原諒二字，無一不可，反正你不會丟我，至多和他暗中來往，或是報仇除害之後，把他娶來，作個兩頭大，我便沒有話說，李強見他說時，詞色微帶激昂，忙道，二妹，你想錯了，此時我對玲姑，實無他念，不過，此人是我冤孽，雖知此生更無重圓之望，心終放他不下，你那日所聞所見，還祇片段，不曾聽全，這且不去說他，實不相瞞，我本定終身不娶，他有危難之時，仍不惜以全力相助，以符昔年分手之言，後見二妹，對我的心情深義重，幾次想要勸你，把話說明。結爲兄妹，但我知你外柔內剛，性情貞烈，話說不對，難免悲苦，不忍出口，遷延至今，近來情分越深，方才又有同生共死之言，越發感動，

想起你貌美多情，能幹賢慧，可愛之處更多，得妻如此，實是萬幸，如非先有玲姑使我傷心太甚，先如遇你，早求婚了，我素來言行如一，你所深知，何況平日拿定的心志，更是百折不回，如非敬愛二妹太甚，怎會改變初衷，你說祇把對玲姑的情義，分你一半，已是冤枉。至於許我二女同歸，更是笑話，我固愛他，一則，他對我如此情薄，向來我主一夫一妻，不喜人家納妾，何況村中婚姻，都是自主，就向父母稟告，也是一說即允，至多代爲考驗，並非怨偶，內有兩家，爲了無子納妾的，我均輕視他們，如何到了自己身上，言行相違，我斷定玲姑決無好果，此時對我不起，多半由於處境艱危，無可如何，祇居心太巧，自私太甚而已，爲念以前情義，雖然寒心，決不坐視，並使知道他雖無情，我仍有義，爲了男女相愛，情分越深，妬心越重，此後難免發生誤會，故此言明在先，我對二妹，雖然終身不二，夫妻恩愛，對於玲姑，無事便能，如受狗子虐待，固不必說，便是將來秦賊父子，惡貫滿盈，覆巢之下，自無完卵，到時，也必不問艱危，救他出險，至多接到家中，作一寄居好友，或代尋一好人另嫁，使有歸宿，別的全談不到，龍姑一向溫婉，先因李強所說，正是平日心病，勾動悲懷，神態激昂，由不得發洩了幾句，及聽這等說法，越聽下去，心氣越平，立時復了原狀，回眸接口笑道，我還不是自私自利，如說真話，這樣好看的人，莫說是你，我也愛極了他，早知你放他不下，已打好主意，聽你所說，大出意料，祇你不被他奪去，照他爲人，

將來受報必慘，到時你看我對他多好罷，李強聞言，越發心喜，當下議定，時已不早，先回家去，稟告尊長，祇暫時對外，不要洩露，等到秦賊父子，大害除去，新舊兩村人民，同享安樂，再行完婚，免得此時分心牽掛，功成之後，也較體面，森林之行，率性明日裹糧深入，好在仲猷已早看出林中，不是惡人，又知二人，胆勇心細，合在一起，決無他慮，議定起身，趕了羊羣，正往回走，離家還有兩三里，忽見仲猷迎來，滿面喜容道，你二人志同道合，情愛越深，想必無須旁人勸說了罷，二人聞言，均覺仲猷如何前知，仲猷笑道，賢婿你奇怪麼，實不相瞞，老夫祇此獨女，愛如性命，我和令兄，昔年曾共盟約，率衆開荒，久共患難，比誰都厚，平日無話不談，獨對賢婿，和陳家訂婚之事，不肯明言，後見背人愁思，把玩訂婚玉玲瓏，向你盤問，再一回憶令兄行時之言，才知情有獨鍾，平日選婿之念，因此冰消，無如你二妹，情有獨鍾，怎麼勸說，也是無用，想起便愁，後來，玲姑違約改嫁，才知令兄，早就防到未來變化，一面覺着玲姑人好，你又情癡太甚，非此不可，如能成婚，也是一雙佳偶，一面又防事情中變，婚姻不成，一個不巧，引來外患，爲此行時，親往陳家，仔細叮嚀，授以機宜，事前更是謹慎，知你兄弟情厚，決不違命而行，除你之外，連我也不知道，果然發生今日之事，也會勸過女兒，說你爲人強毅，玲姑貌又絕美，祇管痛心，暫時未必再娶，不可和你親密太甚，以免將來，爲人所笑，自尋苦惱，他偏不聽，每次說你，對

他真好，我都不信，反覺你祇感激他對你情分，待他越好，事越難成，近見女兒，代你作事，你已視如當然，不似以前謙謝不安，才知至情感動，婚事可成，今日一早出去，賢婿又曾說往森林探險，照例最快也要黃昏才回，這早回家，必有原故，又都喜容滿面，女兒臉上，並有淚痕，如是賢婿，露出拒婚之意，女兒不會這樣又悲又喜，你們面色，又都如此好法，同行走來，雖和往日一樣，但具一種親切神情，定是把話說明，前來稟告，否則，怎會未卜先知呢，李強不知仲猷，爲了愛女婚姻，日常愁慮，忽然得到喜信，把平日疑慮李強外親內疏，心志難移的念頭，一掃而空，當時喜出望外，趕來探看，果然二人神情親密，大異尋常，心中喜極，情不自禁，脫口先說，又恐李強疑他前知，設詞遮掩，二人高興頭上，也未在意，回到家中，飯後就在近處牧羊，老早安息，養好精神，次日重帶禮物，未明起身，趕到東南山中，天還不會亮透，二人就在坡前坐下，正在商計，等天大亮，借着朝陽斜射，再往森林走進，忽聽遠遠一聲馬嘶，心方一動，猛瞥見斜對面高崖上，有人影一閃，臉上戴着面具，頗似去年所遇騎馬大漢，忙同趕去，已無踪影，跟着，又見那匹未釘蹄鐵的白馬，順着山溝來路，飛馳而來，晃眼竄入森林之中，太陽也自升出地面，料定蒙面大漢，便是森林怪人，此行必可相見，剛回到原處，拿了包裹兵器，往林中走進，忽見林外樹上，又釘着一片樹皮，上寫林中野獸，驅除殆盡，同進無妨，但須留心，草中蛇蟲，禮物可掛樹上，有

人來取，前贈飛刀，最是 useful，務要多帶，沿途樹穴中，也藏得有，外面留有標記，前去洞穴，也可棲身，祇暫時不能相見，洞側危崖，更不可去，否則，有險，洞中還有幾間石室，所存各種珍藥，林中人並無用處，不妨取走，無事祇管來遊，林中除產有各種珍藥外，並有好些合用之物，隨時留意，便能發現，二人大喜，看那語意，此行竟似預知，並連龍姑也算在內，越發奇怪，便照所說行事，一同覓路前行，沿途均有標記，路也不甚難走，先後遇到兩條大蛇，見人驚竄，並不甚長，祇是光景昏暗，不見一人，去時備有燈籠，可以照路，不消多時，便橫斷過去，直達青龍澗崖洞之內，內裏果然堆有好些食用之物，和許多珍藥，後洞石室，也自尋到，石榻几灶，樣樣皆全，榻上又留有一張紙條，大意是彼此情如一家，無須客氣，洞中各物，均可隨意取用帶走，祇崖那面，禁令森嚴，還去不得，到了時機，自當引進，暫時可在當地查探，看好形勢，以備異日之用等語，二人見自己行動，對方全都知道，意思又是那等關切，好生驚喜，祇不知對方這等好心，是何原故，在洞中住了一夜，到處查看，可開闢之處甚多，出產豐富，更有溫泉油井之奇，高興非常，由此起，二人連去了好幾次，不時在洞中，發現紙條，指點未來之計，令先觀查準備，暫時不許洩漏，並有各種酒肉果蔬留贈，二人也把對方視若神明，差不多每月至少也去兩次，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一年，前後探出好些富源，和兩條捷徑，人却未遇一個，這日，李強想起這兩年來的經歷，越

想越怪，正打算背了龍姑，冒一點險，翻越洞南危崖，前往探看，忽聽仲猷密告，說狗子近年，勾結官府，招添了不少武師打手，凶威更甚於前，桃源莊的土人，日在水火之中，有的受苦不過，棄家逃來，我們因奉令兄之命，不能不收，這一收容，勢必結怨更深，前數日，果又派了奸細，假作投奔，求田寄居，隨同開荒，被旁人看出破綻，假意和他結納，爲他重利所誘，與之密議，才知狗子頭兩年，頗聽玲姑的話，無如天性凶殘，喜以毒打土人，立威爲樂，並在莊中，設下石牢，稍有不合，便被擄去毒打，時遭慘殺，近來凶焰更甚，又在鎮上，重設賭場，勾引外來商販入局，本村也已有數人，受其愚弄，聽來人口氣，狗子志大心高，妄想吞併新村，遲早必有一場禍事，我已命沙豬兒，將機就計，去往莊中，窺探虛實，令兄尙不回來，萬一有事，如何應付，李強聞言，勾動前仇，心中憤恨，想了想答道，我平日留心觀查，他那鎮上，也曾暗中去過兩次，並還交了幾個藥客，以我觀查，本村近年人數越多，衆心如一，個個武勇，即便狗子，狂妄無知，老賊也必勸阻，照着近月所聞，狗子必是知道我們難惹，但又妬憤我們，心中痛恨，於是一面勾結亡命，多養打手，等他自信可以消滅我們，然後大舉來犯，爲防殺傷太多，事情洩漏，先與官府勾結，看形勢，暫時尙不致於發難，祇有盤龍谷山洪舊道，比較可慮，必須防他乘着山洪暴發之際，引水倒灌，沖沒全村，至於公然率衆燒殺搶劫，也許還不致於，即便有事，也在春夏發水，兩頭路斷之際，不

會如此冒失，好在全村少壯，均照我哥哥所說，化整爲零，隨時應變的方法，從小均有定時習武，一有警兆，當時便成勁旅，怎麼也拚得過，祇是豬兒人雖強健機警，言大而誇，心志未必堅強，此行未必勝任，這些日來，爲了防備山洪暴發，受人暗算，預留退路，每日同了二妹，和幾個胆勇同心的人，開闢險徑山路，暗運公糧，不會顧及仇敵那面，早知如此，還不如由我自己去呢，仲猷方想，秦氏父子，恨你弟兄入骨，你怎去得，忽見一同村少年跑來，挨家傳話，說桃源莊派來的奸細，忽然逃走，李強問知豬兒已走三天，等人走後，忙告仲猷，說狗子陰險多疑，豬兒本奉奸細之命，往見狗子，假降賣好，三日不歸，奸細又逃，定是凶多吉少，他家父母，衰老殘疾，祇此獨子，我必須趕往一探，將其救回才好，仲猷聞言，大驚道，狗子恨你，如何去得，李強笑道，天下事，怕不了許多，遇事畏難，如何成功，仲猷知他說了必做，好生愁急，深悔前日豬兒自告奮勇，不該令其涉險，還待勸阻，龍姑暗中搖手止住，隨將李強，喚往無人之處，笑問，三哥真要去麼，李強答道，自從今年正月，聞得狗子殘害土人，又在鎮上開賭，陰謀害人，暗算我們的人，又與官府勾結，收羅亡命，聚衆練武，知他必有凶謀毒計，早想往探，均爲此行，必與玲姑相見，恐你多心，欲行又止，豬兒大陷在彼，吉凶難定，我想雙方，勢不兩立，秦氏父子，何等凶狡，命人前往窺探，平白多生枝節，好些害處，一個不巧，反到引發禍事，岳父和諸位長老，前日允許豬兒

往探，來對我說，大爲失策，此行固然關係重要，除我一人可以一試，此外誰也不行，一則，桃源莊雖有多年未去，莊中地理形勢，哥哥留有地圖，我又記得，平日留心，稍有變動，我全知道，再則，玲姑爲人，我所深知，初嫁還拿他不準，照着近來所聞，分明狗子日久減去情愛，犯了本性，玲姑性傲，富貴歲月，過慣無奇，祇覺狗子日久情薄，不肯聽話，心性不投，本是強迫成婚，並非心願，也許雙方不和，同床異夢，均在意中，我如前往，必要訴苦，就不相助，也可探出一點虛實，前遇陳四，面有愧容，此人本知善惡之分，人也機警，祇和玲姑一樣，胆小多慮，良心未死，無論尋到何人，均可使我成功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本來豬兒去時，祇知我們胆小畏禍，命其往探對方心意如何，是否能容我們安居，並無他意，在未發難以前，除我夫妻，和有限幾個暗中主持的人，平日聲色不動，誰也不知細底，非刑之下，就許亂說幾句，引出禍事，早點得知，也有一個準備，我如前往，包你沒事，二妹必須聽話，這類土豪惡霸，比毒蛇猛獸，更加凶殘，千萬不可跟去，爲防岳父担心，更不可明言相告，祇等黃昏，我就起身，事前仍作去往森林便了，龍姑自是担心憂疑，但知李強，決不聽勸，再想，近一年多，那蒙面大漢，實是奇怪，始終不會對面，最奇是，遇事前知，彷彿隨在人的身旁一樣，愛護備至，隨時指點甚詳，前日往青龍澗，又有字條留下，上寫時機將至，還有要緊東西送來，此後祇管任意行事，無往不利等語，彷彿土豪父

子，也是他的仇敵，祇未明說出來，丈夫心志堅定，言出必行，近來武功更高，驟出不意，前往窺探，也許無事，便勸李強，往尋陳四訪問，不可恃強，深入虎穴，你見玲姑，我決不多心，祇是好漢打不過人多，事情太險，最好去時，和林中人一樣，把臉蒙上再去，天明前必須回轉，免我担心，李強哈哈笑道，二妹怎小看我，祇管放心，天明不歸，容你前往尋我，要死在一起如何，龍姑終是發愁，回顧老父，不知何往，二人每次密談，均在門前不遠的山崖樹林之內，龍姑心想，爹爹此時，正在愁急，如何不聽下文，便自走開，因李強黃昏就走，還要爲他趕製面具，改變衣裝，心亂如麻，沒奈何，同回家中，取出布料，一面趕製，一面叮嚀，李強見他溫言相勸，雙眉緊縐，知不放心，正在溫存勸解，力言無害，忽聽遠遠傳來一聲馬嘶，正是近來森林中常聽的那匹怪馬，忙同趕出，馬已無踪，祇仲猷急跑而來，面有驚喜之容，龍姑先疑乃父，去往豬兒家中慰問，見那來路相反，方才所去，乃是全村最隱僻的所在，跑得又急，心中生疑，正要迎上，仲猷一見二人，便把脚步放緩，把手連揮，令先走進。

七 墜歡難拾枉斷腸

二人看出有事，回到屋內，仲猷隨後走入，面上慌張神情，已全去掉，不等發問，先笑

說道，賢婿常說，森林中主人，是個蒙面大漢，日常留心，從未見到，方才正爲賢婿犯險發愁，他忽走來，藏在樹後，連打手式，要我背你二人覓他，隨即轉身，等我趕去，去往松林之內，方始立定相待，也不開口，取出一包東西，轉身就走，打開一看，乃是一身白葛布短裝，兩條皮帶，上插好些牛耳鋼刀，另外一根純鋼軟鞭，一張紙條，賢婿請看，二人一看，便知大漢所留，字跡仍是那糜潦草，上寫秦賊父子，惡貫將盈，他與玲姑，常時爭吵，如非玲姑美貌聰明，深知狗子心性，初嫁不久，便將其制服，當其發怒之時，一味忍受，事後再與爭論，早受虐待，現已變心，時常悲憤傷心，有機可乘，祇照紙上所開途徑，便可乘着黑夜，深入虎穴，先見玲姑，再往救人，十九成功，並說，豬兒運氣，狗子一見，便生疑心，正用非刑拷打，忽接縣城黨羽來信，說有要事，當日起身，祇把豬兒關在牢內，今尙未回，老賊已不問事，今夜前往，正是時機，事完回來，隔日再往森林，另有兩馬相贈，以後行事，更多方便等語，二人看完大喜，寵姑心雖稍寬，還覺可慮，後見仲猷，也在旁力主，與前迥不相同，時現笑容，知道老父素來胆小謹慎，林中人必還另有話說，不肯明言，如非事情拿穩，不會這樣放心，方始去了愁懷，再一試那衣服面具，竟和現製一樣，樣樣合式，衣作白色乃山中細麻織成，密扣緊身，並有一雙快鞋，通身尺寸，一點不差，好生歡喜，李強也看出仲猷神情有異，兩次探詢，均說大漢行動如飛，身輕力大，未說什話，遞過小包，便

繞樹林走去，跟着便見騎上白馬，飛駛入山，什話未說，李強知他謹細穩練，許有隱情未吐，不便再問，老早把飯吃飽，又帶了兩塊乾饅，裝束停當，一試兵器，十分順手，輕重合用，飛刀共分有毒無毒兩種，均有記號，龍姑恐他初用軟鞭，萬一不大合用，又把家藏鋼刀，與他插在背後，這一改裝，越發英武，竟和蒙面大漢，多半相同，仲猷走往門外一看，暮烟浮動，炊烟四起，村中人家，正用晚飯，所居又較僻靜，雖有兩家鄰居，全散處在左近田野之間，不在一起，天又有霧，明月剛升，彷彿籠着好幾層輕紗，光景昏黃，歸告二人，龍姑又叮嚀了一陣，方始分手，李強和玲姑，從小相愛，雖然中途變節，自己也訂了婚，昔年倩影，依舊橫亘心中，時常想念，祇無往見之理，又恐龍姑多心，不知自己心意，不肯相諒，祇得罷了，這時想起有許多話，未向玲姑明言，他雖負心，我也不久娶妻，總算扯直，不能怪他一人，以後成一忘形之交，也是好的，到了路上，越發心急，恨不能當時飛到，才對心思，一路加急飛馳，到了大道之上，兩頭一看，天漸入夜，早已路斷行人，遙望桃源莊，各處樹林，多有燈光掩映，忙照紙條所開途向，越過官道旁邊崖溝，再貼着對崖，又直又陡的淺岸密林，輕悄悄掩將過去，走過一段，尋到一條寬不過尺的缺口，側身而入，通過土崖，又是大片低矮樹林，蛇行了一段，方始避開關口，到了莊內，正順陰黑之處，往前掩去，事也真巧，玲姑自嫁狗子之後，越想越對不起李強，暗忖，我嫁此人，原出不已，再不

享受一點，豈不冤枉，加上狗子，又是一個喜歡豪華的酒色之徒，由新婚起，便想盡方法，及時行樂，每逢十五六月圓之夕，常有花燈留宴，狗子雖然出門，玲姑獨居無聊，原定花燈之會，又在日前備好，正趕莊中桃花盛開，所居樓外，萬樹繁花，燦如雲錦，再一點上花燈，越發壯觀，這時正是華燈初上，玲姑帶了許多丫頭，步行花間，四望各色絹紗紮成的大小花燈，已全點起，星光萬點，到處通明，照得到處花團錦簇，明如白晝，暗忖，桃花最是輕薄，一時穠豔，轉眼飄零，自己雖有才貌，嫁到這樣丈夫，新婚兩年，雖然凶橫殘暴，還肯聽勸，近年越發驕狂任性，無惡不作，似此倒行逆施，天怒人怨，保得幾時，聽父親的口氣，李誠走時，曾露口風，說新舊兩村，將來必難並立，秦氏父子，殘害土人太甚，早晚必受惡報，並說，他如病愈歸來，便有分曉，新村的人不說，連本莊土人，也必同登樂土，比時因和爹爹多年交厚，又認定自己，必嫁李強，肯說真話，照他所說，明有深意，雖然一去不歸，李強已然成長，比他哥哥，還要胆勇機警，又和丈夫，有奪妻之仇，照他性情爲人，決不甘休，屢次命人，去往新村窺探，均說他爲人老實，肯賣力氣，近年與一村女交好，常同出入，但又不聽婚嫁的話，好些可疑，莫要弟兄二人，一裏一外，暗中佈置，時機一到，便來報復，丈夫雖然禍由自取，自己也必玉石俱焚，可恨李強，以前那樣愛我，幼年分別時，並還以死自誓，就我負心背盟，我一女子，受人威逼，無力抗拒，也應原諒幾分，好歹

設法，看我一回，自己不來，又和村女一起，不問是否真好，或是借此遮掩，免人生疑，到底把我忘記，實在氣他不過，回憶前情，心正煩悶，李強已由側面僻徑，繞着花林，暗中掩來，玲姑爲了所嫁非人，初嫁半年，初次遇到那等豪華奢侈的享受，還覺日子過得舒服，歲月一多，漸覺身外之物，多麼美好，也無什意思，丈夫祇知淫樂任性，絲毫不知溫存體貼，想起幼年，和李強一起，耳鬢廝磨，言動天真，相親相愛之景，從未有過，尤其雙方分手時節，對方那等熱情癡愛，更是時刻在念，每一想到，便自傷心，越過越覺無味，狗子性又疑忌，爲了妻子貌美，每出賞花遊玩，無論何人，都要迴避，往往出外遊行，除狗子和丫頭外，走遍全莊，見不到一個人影，丈夫更是性情凶暴，喜怒無常，語言無謂，面目陰狠，偶然高興，也祇供他自己淫慾快活，閨房之內，毫無樂趣，家規又嚴，自視極高，親友內眷，輕不許入內室，所用丫頭，多是農奴土人之女，強迫獻上，暴力凶威之下，個個胆寒。祇一心腹丫頭小桃，還敢背人，和自己說幾句話，人也聰明解意，餘者多和木偶一般，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，一任好言開導，均無用處，想起這般丫頭，身世可憐，有兩個姿色好的，又被丈夫酒後摧殘，偏是始亂終棄，稍爲近前，非打卽罵，直無人理，難得今夜丈夫出門，心想都是人生父母所養，如何比我還要命苦，何不趁此機會，令其結伴遊玩，免得隨在一起，他們拘束，我也看了討厭，便命隨行十幾個丫頭，各自閑遊，莊主不在，不必伺候，祇留小桃

相伴，衆丫頭都知主母心好，喜謝散去，玲姑自和小桃，穿行花林之中，正想這多華燈，要費多少人力物力，要和爹爹所說昔年一樣，春秋佳日，全村行樂，人來人往，熱鬧光景，豈不好玩，偏祇由我一人賞玩，孤單單冷清清的，有什意思，小桃忽然內急，稟告走去，玲姑信步獨行，不覺走入花林深處，想起前事，顧影淒涼，忍不住嘆息了一聲，微聞身後花枝響動，祇當小桃尋來，也未在意，自言自語道，桃花，桃花，你今日開得這樣鮮豔繁盛，明日一陣風雨，便是殘紅滿地，祇剩空枝，雖然容易飄零，明年却又春暖花開，比我這薄命紅顏，經不起幾番風雨的人，還強得多呢，忽又聽身後，低呼了一聲玲姊，魂夢中懸想的人，一聽卽知，驚喜回顧，正是李強尋到，祇面上蒙着面具，穿着一身白色密扣短裝，背插鋼刀，腰橫皮帶鋼鞭，上插好些尖刀，刀鋒微露寸許，寒光閃閃，比起那年分手，還要顯得英雄氣概，不禁心魂都顫，忙把手一搖，不令開口，匆匆跑向林外，見小桃正往回走，忙道，你和他們，都到東邊花林玩去，不喊不許過來，我到樓上，睡上一會，還來看燈，此時有些頭昏，不要吵我，小桃笑諾走去，玲姑重又回到林內，見李強仍是方才初見時神態，站在一株桃樹下面，左手搭在花樹之上，呆立不動，情不自禁，趕進前去，喊了一聲三弟，伸手想拉，不料李強，把手一縮，身子往後一閃，逕自避開，想起方才曾聽花枝微響，照這神氣，分明先已來到，因不願和從先一樣親近，故意搖動樹枝，後見不會回顧，才勉強喊了一聲，

心方不快，猛瞥見李強腰間，寒光點點，又是那等打扮，疑是尋找丈夫，報仇而來，心中一慌，忙道，他不在家，你是想報仇麼，李強笑道，我與他已談不到，私仇二字，兵器專爲防身，他到縣城，我也知道，無須過慮，如能容我說上幾句，自感盛情，否則，當時就走，決不累你，玲姑見自己方才慌張出入，對方立在花下，神色不動，寸步未移，可見相信自己，毫無疑忌，必是把話說錯，誤認自己夫妻情厚，偏向他的對頭，又見對方，英俊從容儀態，燈光之下，分外威武，想起前情，又恨又愛，忍不住伸出一雙粉拳，朝李強身上，打了幾下，恨道，你不要氣我，林外不遠，四圍都有防守的人，這裏不是說話之所，還不跟我快走，李強身後是樹，無法退避，任他打了幾下，如無其事，冷冷的答道，蒙你相諒，請先引路如何，玲姑見他冷淡，氣得要哭，繼一想，此時不是賭氣時候，咬牙說道，你不要太狠，早晚自會和你算賬，李強微笑不答，玲姑祇得忍氣前行，心中難受，但又無話可說，匆匆引了李強，繞林而出，到了樓上臥室之內，冷笑道，三相公不要這等凶神惡煞，丫頭已被遣開，這裏無人敢來，對頭如同，不等近前，早就吵成一片，拚着我命不要，也會放你逃走，且把你那鬼臉壳取下，容我略談別後苦况，看上兩眼，李強知他初嫁時，也頗相安，近年夫妻雖有爭吵，結果也是他佔上風，並未受苦，尤其一路行來，見他孤身在家，還點上許多花燈，平日豪奢，可想而知，本就有些看輕，再一想到分手時節情景，和父女爭論之言，越發

當是做作，本想還他幾句，又覺此行何事，救人要緊，難得舊情未斷，還有天良，未把我當成仇敵外賊看待，正好向其探詢，便笑問道，你們莊中，防備甚嚴，本不敢來，祇爲我村中，逃走一人，被你們誤認奸細，擒來此地，三日未歸，不知死活，此人無知蠢漢，不足爲奇，但恐惹出事來，他家父母，又祇獨子，一條命連着三條命，如蒙看我面上，助我救回此人，再把你丈夫，對我新村，是何心意，稍爲告知，好作防備，更感盛情了，玲姑聞言，強忍氣憤，想了想答道，你是爲沙豬兒來的麼，我本不知此事，他走後第二日，我才得知，心料是你派來，會命下人，給他酒食，莊主未回以前，不許拷打，就你不來，也想等他回莊，勸其釋放，今日你想帶走，却是不行，並非不肯幫你，也要替我想，此時人在昔年桂花崖，新建馬棚後面，牢洞之內，日夜均有專人防守，你一個人，萬去不得，如還仍念舊情，請聽我一句話，對我變心，也難怪你，是我天生苦命，怨得誰來，至於秦迪，多不好是我丈夫，叫我幫你，與他爲仇，實是礙難，但我也決不壞你的事，祇有從中化解，他如有什凶謀，我必盡力勸止，能夠不計前仇，兩不相犯，再好沒有，真要勢不兩立，那也無法，對你個人，遇到險難，自必盡心盡力，爲你受害，也非所計，要是助你全村的人，和他作對，他如因此喪亡，我靠何人，你又不會要我，李強見玲姑說時，兩眼流淚，神情淒苦，聽那口氣，分明心中悔恨，祇要自己，仍肯重修舊盟，便可作爲內應，祇爲素性好強，不肯明言，

故意拿話試探，滿臉均是企盼之容，少婦風華，比起以前還要美豔，再一悲苦，越發引人憐惜，不由勾動舊情，生出憐意，方要開口，龍姑分手時，關切愁慮神情，忽然湧上心頭，後又想到二女前後相待情景，忙把心神鎮住，停了一停，慨然說道，玲姊，我不騙你，我至今日，對你仍是愛到極點，無如福淺命薄，無福消受，以前的事，不去說他，自從分別以後，本定終身不娶，誰知姻緣前定，已與另一女子訂婚，今生已不再作他想，但我深知你那丈夫，多行不義，無惡不作，他父子本就不免惡報，自從秦迪作了莊主，越發變本加厲，日夜圖謀，一面勾結官府，招納亡命，一面引誘新村人民，愚弄暗算，準備時機一到，殺人放火，吞併新村，使我全村的人，永爲他的奴隸，稍有不合，便加慘殺，我們使想苟安，也辦不到，近年又常派爪牙奸細，到我村中窺探，逼得我們，不能不作防衛，否則，我也不會來此，我本不應請你洩機，不過，秦氏父子，罪惡如山，萬無幸理，禍變一發，玉石俱焚，我們知你嫁人，迫於無奈，並非心願，我更想要保全，事完之後，定必爲你設法，你如深明大義，別的也不勞相助，祇請釜底抽薪，隨時化解，祇要人不犯我，我們決不致於先發，還有你丈夫近來殘虐土人，生殺任性，連他鎮上寄居的藥商，也常被他們暗中擒來，重則謀財害命，將其慘殺，輕則毒刑拷打，迫令爲奴，遇到這類苦難的人，務要從旁解勸，保全一個是一個，我今此來，豬兒必須救走，休看他那爪牙甚多，凶如虎狼，並不在我心上，況且這類

事，從未發生，賊黨決想不到有人如此大胆，深入虎穴，把人救走，自信出其不意，必能成功，我素來言出必行，你也知道，勸我無用，玲姊將來安危，却在我一人身上，無論情勢多麼凶險，決不會傷你一根毫髮，如肯寄居我家，我必視你爲姊，奉若上賓，否則，你要如何便如何，無不盡心，還待往下說時，玲姊深知李強，愛之如命，別的女子，決看不上，何況那日激刺太深，全村少女，更無一人，勝過自己，新村就有幾個面貌端正的，也談不到美人二字，何況全村中人，無論老少男女，終年勞苦，胼手胝足，多好看的人，終日晒在太陽底下耕作，風吹雨打，盡做粗學，也好看不了，細皮嫩肉，先辦不到，李強眼界又高，近聽人說，與一少女牧羊，同出同歸，祇未訂婚，知道新村中人，和以前桃源莊一樣風俗，男女婚嫁，均由本人選擇，真要雙方情愛，無不訂婚之理，分明李強，胸懷大志，想起前事痛心，正好有一村女愛他，故意借此遮掩，認定對方，不忘舊情，祇要秦氏父子，惡貫滿盈，生了變故，至多前恨未消，照着以前熱愛情形，性情爲人，又所深知，祇要稍爲做作，仍有破鏡重圓之望，聞言竟出意料，始而心頭直冒涼氣，宛如冷水澆頭，氣得亂抖，繼一想，他決看不上別人，也許那日父女爭論，被他聽去，又做得太過，故意說些假話氣我，還想再試一下，忙把心氣沉穩，突然撲近前去，當胸一把抓住，氣憤憤說道，你說我要如何就如何，以前嫁人，並非本心，我要的就是你，休說將來，此時說好，我把金銀貴重之物，今夜交你帶

走，日內隨你同逃都可，如真娶了他人，豁出我命不要，今夜便和你拚了，免得過這監牢一樣的日子，終日煩悶，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，不見你面，還能忍受，好容易把你等來，要我放手，決辦不到，說時，李強見他氣得花容慘變，聲音都顫，知他起初爲圖享受，並懼狗子威勢，初嫁時節，還不覺得，日子越多，才知奢侈生活，過慣無奇，心靈上全沒絲毫安慰，並有種種束縛，難於忍受，一見自己，立時勾動舊情，又聽另訂婚約，更生妬憤，心想，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，他雖負心，想起以前情愛，也真可憐，正想這個糾纏，比千軍萬馬，還要難當，又不忍和他動強，祇得低聲喝道，玲姊，你已嫁人，如何糊塗起來，我豈是金銀財寶，能打動的，如肯聽勸，由我去往牢洞，把人救走，以後每隔些時，前來看你一次，並非從此絕迹，好在路已走熟，這般狗黨，均是廢物，來往容易，你丈夫祇對你，稍爲虐待，無論如何險阻艱難，也必把你先行救走，至於以前盟約，非我負心，你也知道，那年分手，你對令尊所說，想還記得，怎能怪我，玲姑一聽這等說法，自知以前用心太狠，以致理曲詞窮，無可挽回，祇得抓緊李強胸前，又哭又跳道，你說的話，我都不聽，我多不好，也許念在昔年情分，何況事出強迫，我一個弱女子，爲保父母全家，有何法想，任你如何說法，也非救我不可，邊說，邊朝李強偷看，見他立在面前，面容惶急，勉強微笑，一言不發，知其舊情未斷，心中暗喜，忽然放手，嘆道，近來我度日如年，本就活得無趣，你來正好，話未

說完，已淚隨聲下，忽然把足一頓，朝李強前額，點了一下，哽咽着說道，你真心狠，說完，往裏套間走去，李強方想，這樣聰敏美麗的人，偏會不通情理，固然迫於凶威，不能怪你，分手時節的冷淡，和用心之忍，莫非也是有人強迫，本想分說幾句，見玲姑淚流滿面，哀豔欲絕，又覺不忍，微一遲疑，玲姑忽往後房跑去，同時，又聽遠遠人馬騷動之聲，因聽玲姑口氣悲苦，恐尋短見，素來膽大，入莊以後，又見敵黨，防守鬆懈，更不放在心上，以前又愛極了玲姑，心中一驚，忙趕進去，進門不見有人在內，窗却大開，疑已跳樓自殺，正自惶急四顧，忽聽身後，砰的一聲，門已關上，大驚回顧，玲姑正立身後，臉上淚痕，已然拭去，微笑道，我當你真個情斷義絕呢，居然還有一點人心，此時我已回想過來，果然是我對你太狠，難怪你恨，我也不想你再要我，不過，還有好多話，想和你說，李強見他神情淒苦，似有無窮幽怨，楚楚可憐，和初見時神情，迥不相同，反到增加憐意，爲了急於往救豬兒出險，又恐時候久了，被人撞見，彼此不便，正想勸慰兩句，忽聽兩聲炮響，玲姑大驚道，他回來了，不多一會，便有許多人趕來，還不快走，如走回路，難免撞上，可由樓右花林，繞往馬棚附近，亂石堆中，繞走小路出去，如見有人，也易隱藏，我實對你不起，滿肚皮的話，無從出口，我知你言而有信，既說日後再來，必不食言，你這身衣服，雖然威武好看，可惜顏色太顯，日前爹爹，託藥棧老客，帶來一匹成都玄色素緞，可去改做一身，夜間

來此，方便一些，這不是秦家的東西，如念舊情，望你帶走，祇過一月不來，我就這一刀，並不是故意要挾，實在心裏的話，不說出來，死不瞑目，隨說，冷不防，把李強胸前飛刀，拔去一把，跟着，打開櫃門，取了一匹黑緞，遞將過來，連聲催走，同時，人喊馬嘶之聲，已隨風傳到，李強本想不要，後見玲姑，一雙媚目，望着自己，眼花亂轉，意甚誠懇，滿屋明燈之下，越顯得絕代丰神，其人如玉，想起以前情好，心中一軟，又想，豬兒受傷被囚，也許有用，便把緞子接過，正待把刀要回，忽職下面脚步之聲甚多，已快響上樓來，玲姑忙道，這是丫頭們，知他回莊，趕來喊我，待我到外面，把人引開，好放你走，李強笑道，我由樓窗跳下，也是一樣，不知下面有人沒有，玲姑忙答，這樣也好，樓後無人敢來，你由左邊繞過去罷，李強方答，玲姊保重，忽聽鳴鑼之聲四起，二人大驚，推開旁窗一看，西北方已然起火，玲姑忙道，糧倉那面，不知何故起火，乘得他們救火，逃走容易，再來之約，不可忘記，說罷，轉朝門外喝道，你們都在外屋，不許走開，莊主回來，莫非還要我去接他，大驚小怪做什，一面把手連揮，李強見狀，嘆了口氣，說聲玲姊保重，便往樓下縱去，人去以後，玲姑拿着那口明晃晃的尖刀，想起傷心，又悔又恨，正在痛哭不已，忽聽馬蹄奔騰之聲，由前面響到樓下，心中一驚，忙即開門迎出，狗子秦迪，已怒沖沖由樓梯跑上，進門便罵，這般該死的東西，這等粗心，我才走兩天，糧倉就起了火，你也不管，玲姑見狗子，瘴

頭鼠目，睨着個背；背着雙手，不問情由，暴跳如雷，滿臉凶狠之容，越發有氣，手中刀也忘了放下，搶進身前，喝道，你平日不許我和男子見面，除這後樓花園一帶，沒有一路，連娘家都不許回去，你手下那些狐羣狗黨，我是如何管法，狗子凶暴任性，素來不通情理，長路奔馳，正覺疲倦；又忙着回家，和玲姑同賞花燈，不料剛一進門，便見糧倉火起，又急又怒，一面傳令全村人等，齊往救火，自己懶得前去，越想越氣，進門以後，正在跳腳怒罵，祇當自己走後，守倉的人，聚賭飲酒，疏忽所致，全不想到別的，猛瞥見玲姑，淚痕滿面，神態失常，手中還拿着一把，從未見過的鋼刀，長才尺許，寒光耀目，不禁生疑，也不答話，祇顧朝玲姑，上下打量，一言不發，玲姑正說之間，見狗子忽然住口，祇把一雙狗眼，注定自己手上，猛想起手中刀還未藏好，方覺不妙，正自盤算，如何回答，狗子陰惻惻一聲冷笑，已緩步走將過來，玲姑知他素來笑裏藏刀，每遇凶殺之事，或是心中恨毒，想要害人，照例先現笑容，心正發慌，急切間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聽樓下有人急呼，快請莊主，莊中有了外賊，並還留下尖刀紙帖，玲姑聞言，猛觸靈機，搶往窗口，探頭一看，樓下急匆匆先後跑來三個惡奴，到有兩個，手上拿着和自己同樣的尖刀，心中一定，轉向狗子道，方才樓上鬧賊，留有這一把刀，下面所說，也許與此相同，還不快去看看，狗子聞言，心想玲姑，同了許多丫頭，同在樓上，怎會與人交往，此刀必是外賊所留，因自己進門就吵，還未

及說，方才玲姑必已受驚，故此面有淚容，且喜不會開口，否則，又是一場閒氣，忙說，我方才不是說你，不要生氣，請進房去，喚教師他們上來問話，玲姑一塊石頭落地，拿刀回房，下面三人，奉命走上，小賊取過一看，刀架同樣，紙帖上祇有四字，惡快滿了，秦迪又驚又怒，來人已搶上樓來，欲知驚險情節，請看下集。

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

■ 型長篇技擊創作

力

(2)

全書一冊 基本定價

著作者 還珠樓主

出版者 正氣書局

發行者 正氣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

電話 二〇九號二一樓
九三〇六三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· 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 ·

